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山堂肆考卷七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孫溶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陸潮愈

山堂肆考卷七十一　　明　彭大翼　撰

臣職

總將帥下

燒舸敗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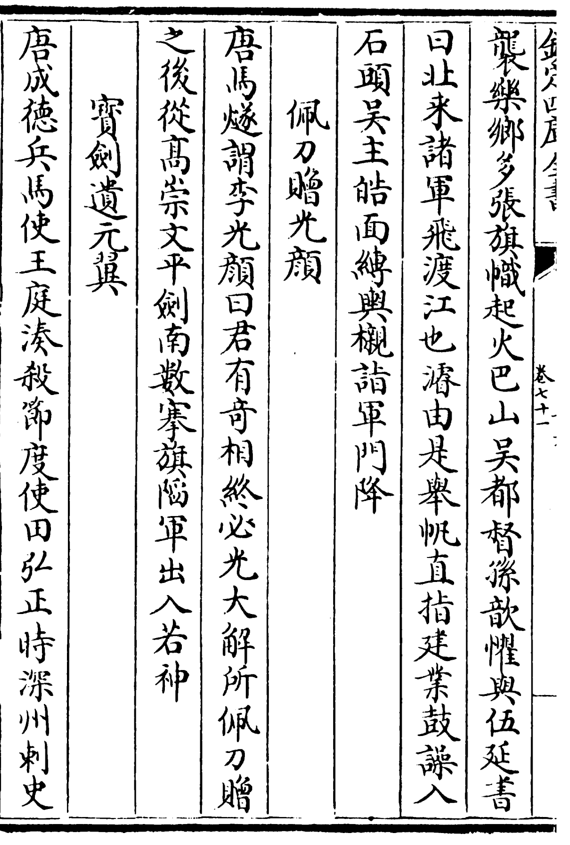
曹操既破荆州遂伐吳孫權集諸將佐議皆請迎之獨周瑜不可曰請得精兵三萬人保為將軍破之權曰君言正與孤合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劉備併力逆操于赤

壁瑜部將黃蓋曰今冦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鬬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褁以帷幕上建牙旗豫備走舸繫于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流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蓋與諸船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焰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操軍遂敗走劉備周瑜追至南郡操

軍死者大半引軍北還

融鎖降吴

晉武帝大舉兵分道伐吴吴于江磧要害處並以鐵鎖横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逆拒舟艦龍驤將軍王濬作大筏數十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錐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絶船無所礙遂克西陵荆門夷道杜預遣牙門周旨等師奇兵八百夜渡江



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吴都督孫歆懼與伍延書曰北来諸軍飛渡江也濬由是舉帆直指建業鼓譟入石頭吴主皓面縛輿櫬詣軍門降

佩刀贈光顔

唐馬燧謂李光顔曰君有奇相終必光大解所佩刀贈之後從高崇文平劒南數搴旗㿄軍出入若神

寶劒遺元翼

唐成德兵馬使王庭湊殺節度使田弘正時深州刺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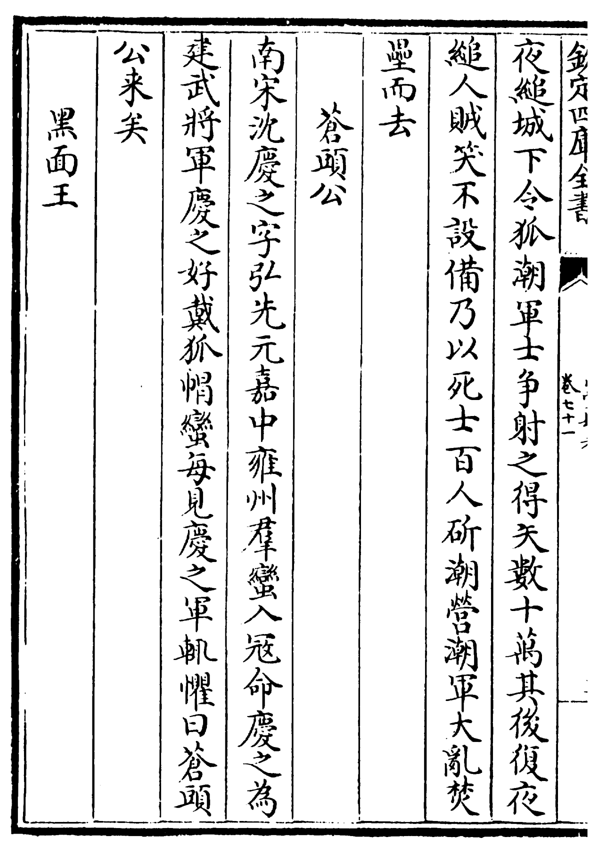
牛元翼成德良將也魏博節度使李愬以寶劍玉帶遺之曰昔吾先人以此劍立大勲吾又以之平蔡州今以授公努力翦庭湊元翼以劍狥于軍報曰願盡死

白衣陷陣

唐薛仁貴應募征遼嘗著白衣陷陣屢立奇功太宗曰朕不喜得遼東喜得虓將

黑衣縋城

唐張廵守雍丘城中矢盡乃縛草為人千餘披以黑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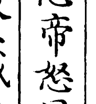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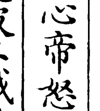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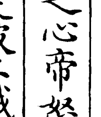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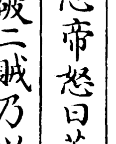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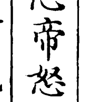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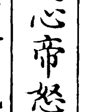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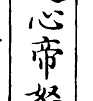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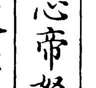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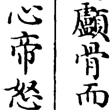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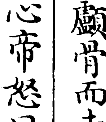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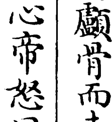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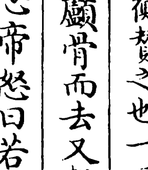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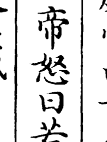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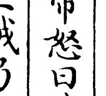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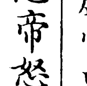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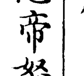


夜縋城下令狐潮軍士爭射之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百人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去

蒼頭公

南宋沈慶之字弘先元嘉中雍州羣蠻入寇命慶之為建武將軍慶之好戴狐帽蠻每見慶之軍輒懼曰蒼頭公來矣

黑面王

宋尹繼倫敗契丹耶律休哥于徐河契丹主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面黑故也

一人破二賊

唐憲宗朝淄青節度使李師道以天子銳意誅蔡者武元衡賛之也一日元衡早朝密遣刺客自暗中殺之取其顱骨而去又擊裴度傷其首或請罷度官以安恒鄆之心帝怒曰若罷度官朝廷無復紀綱矣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乃以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悉以用兵之

事委之

兩軍勢四將

唐肅宗問李泌曰今强敵如此何時事定對曰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事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智等數人而已今若命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智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縶四將也

伐栢為菴

後周武帝伐齊其弟齊王憲密謂永昌公椿曰為營不須帳幕可伐栢為菴令兵去之後賊猶致疑及被救追還率兵夜返齊人果謂栢菴為帳幕至翌日始悟

褁罽為鎧

唐李元諒鷙敢有謀時兵興倉卒乃褁罽為鎧剡葦為矢軍氣乃振

執旗乘驢

五代梁劉鄩以晉兵在魏州晉陽必虛欲襲取之潛引兵自黄澤西去晉人怪鄩軍數日不出遣騎覘之時見旌旗循堞往来晉主曰吾聞劉鄩用兵一步百計此必詐也更使人覘之乃縛草為人執旗乘驢在城上爾晉主即發騎兵追之又命李嗣恩倍道先入晉陽勒兵為備鄩糧盡又聞晉有備追兵在後衆懼将潰還守莘城

持炬乘馳

五代周世宗征濠夜遣兵持炬乘槖馳絶淮濠兵驚以

為鬼乘龍今鳳陽府有乘龍洲

揚水退虜

見井

量沙全軍

南宋檀道濟等戰敗魏軍後魏縱輕騎邀擊焚燒穀草道濟食盡欲引還軍有降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衆洶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道濟資糧有餘以降者為妄斬之道濟得全軍

而還

奮矟奔魏軍

南齊周盤龍與魏軍戰其子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陷陣魏萬餘騎張兩翼圍之一騎還報奉叔已沒盤龍馳馬奮矟奔魏軍魏人莫不披靡時奉叔已大殺魏軍得出矣盤龍不知乃東西䦨擊魏軍奉叔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父子兩騎縈攪數萬人魏軍大敗盤龍父子由是名播北國高帝嘉盤龍功送金釵十二枚與愛

妾杜氏手勅曰餉周公阿杜

帶箭入稜陣

隋煬帝遣將軍陳稜討杜伏威伏威迎出挑戰稜軍射中其額伏威怒曰不殺汝矢不拔乃帶箭馳入稜陣大呼衝擊衆皆披靡獲所射將使拔箭出乃斬之擕其首入稜軍示之又殺數十人而還

麈扇潰軍

晉顧榮字彥先吳平入洛廣陵相陳敏反假榮丹陽內

史討之縈以白羽扇麾之其軍自潰因名戰處為麾扇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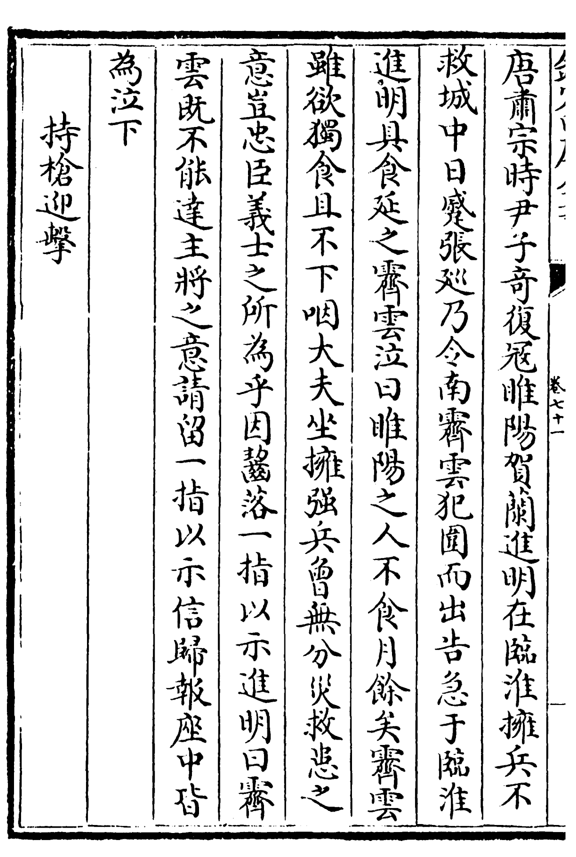
免胄示虜

唐突厥餘黨入寇并州薛仁貴將兵擊之虜問唐大將為誰應之曰薛仁貴虜曰吾聞仁貴流象州死久矣何以紿我仁貴免胄示之面虜相顧失色下馬列拜稍引去因擊破之

挺身說回紇

唐代宗時回紇與吐蕃合兵圍涇陽郭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不若挺身説之可不戰而下也遂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太師藥葛羅執弓注矢立陣前子儀免胄釋甲投鎗而進諸酋長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執藥葛羅手責以負約藥葛羅曰吾為僕固懷恩所悞負公誠深今請為公盡力以謝過遂與定約而還後回紇遂大破吐蕃殺獲萬計

蠶指示進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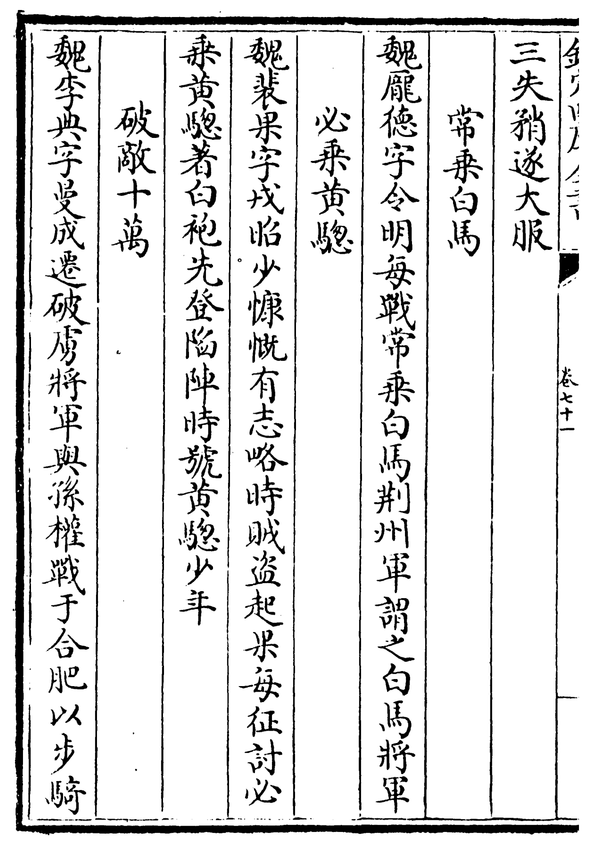
唐肅宗時尹子奇復冠睢陽賀蘭進明在臨淮擁兵不救城中日蹙張廵乃令南霽雲犯圍而出告急于臨淮進明具食延之霽雲泣曰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强兵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為乎因齧落一指以示進明曰霽雲既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座中皆為泣下

持槍迎擊

唐哥舒翰與吐蕃戰持半段槍迎擊所向披靡有奴曰左車以力聞舒翰用槍追賊擬槍于肩叱之賊反顧舒翰刺其喉騰之高五尺左車斬其首

奪矟還刺

唐尉遲恭字敬德凡戰善避矟每單騎入賊雖羣刺之不能傷又能奪取賊矟還刺之齊王元吉使敬德去刃與之校敬德請王加刃而已獨去之卒不能中帝嘗問敬德奪矟與避矟孰難對曰奪矟難試使與元吉戲王



三失猾遂大服

常乘白馬

魏龎德字令明每戰常乘白馬荆州軍謂之白馬將軍

必乘黄驄

魏裴果字戎昭少慷慨有志略時賊盜起果每征討必乘黄驄著白袍先登陷陣時號黄驄少年

破敵十萬

魏李典字曼成遷破虜将軍與孫權戰于合肥以步騎

八百破敵十萬自古用兵未之有也可謂國之爪牙與好問學貴儒雅不與諸將爭功敬賢士大夫恂恂如不及軍中稱為長者

破賊五千

唐馬璘武幹絶倫以百騎破賊五千李光弼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見以少擊衆如馬璘者矣

忠義感激將士

唐渾瑊建中末從德宗幸奉天但以忠義感激將士上

臨軒授以節鉞託以討賊瑊頓首曰敢不畢力以對揚
天子休命

忠誠結知晃旒

宋李顯忠字君錫以忠義結知冕旒人謂義不忘君如
關雲長忠不恤家如李良嗣郭子儀之寛大得人李光
弼之嚴明御下公兼四者之美又公之用兵奇計百出
以勇果濟之先智後戰卒如所料遇大敵人方奪氣公
優游甚暇徐以應之能以少擊衆取勝

志靜妖氛

周髙琳字季珉加驃騎將軍孝閔帝時討平文州師還上宴卿士各賦詩言志琳詩云寄言竇車騎為謝霍將軍何以報天子沙漠靜妖氛

血染甲裳

北史耿豪本名令貴少粗獷有武藝沙苑之戰血染甲裳盡赤周文嘆曰令貴為將所向無前

交歡邊境

晉羊祜都督荆州與吴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疾祜饋之藥抗即服之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

喋血虜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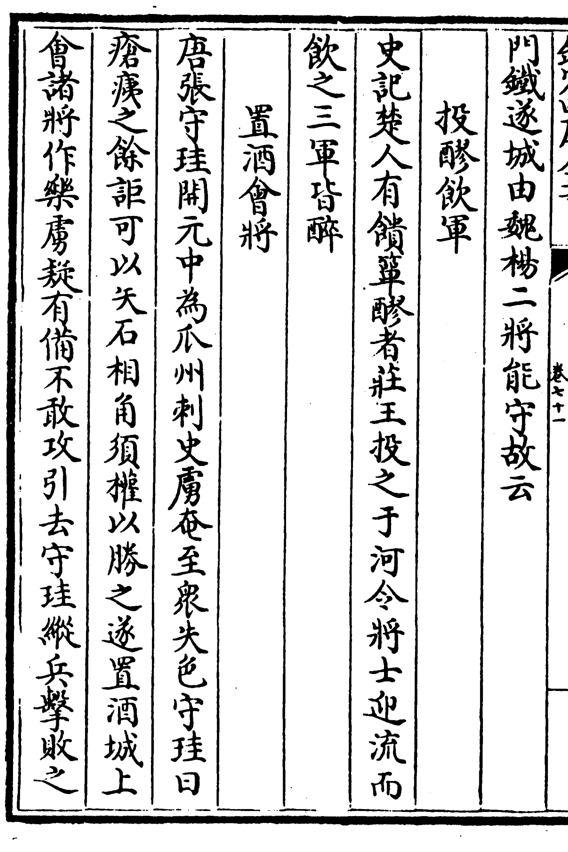
唐李靖為定襄道行營大總管時突厥部離畔靖率勁騎三千由馬邑趨惡陽嶺夜襲定襄破之可汗脱身遁磧口太宗曰靖以勁騎三千喋血虜庭遂取定襄古未有輩足澡吾渭水之恥矣

錦裘繡帽

唐李晟每與賊戰必錦裘繡帽指顧軍前李懷光曰將務持重豈宜自表暴為賊餌哉晟曰昔涇原士卒頗相畏服欲令見之奪其心耳

銅門鐵城

筆談敵犯澶淵傅潛堅壁不戰河壯支郡或陷或棄是時魏能守安肅軍楊延朗守廣信軍乃世所謂梁門遂城者注云二軍最切敵境而攻圍不下時人目為銅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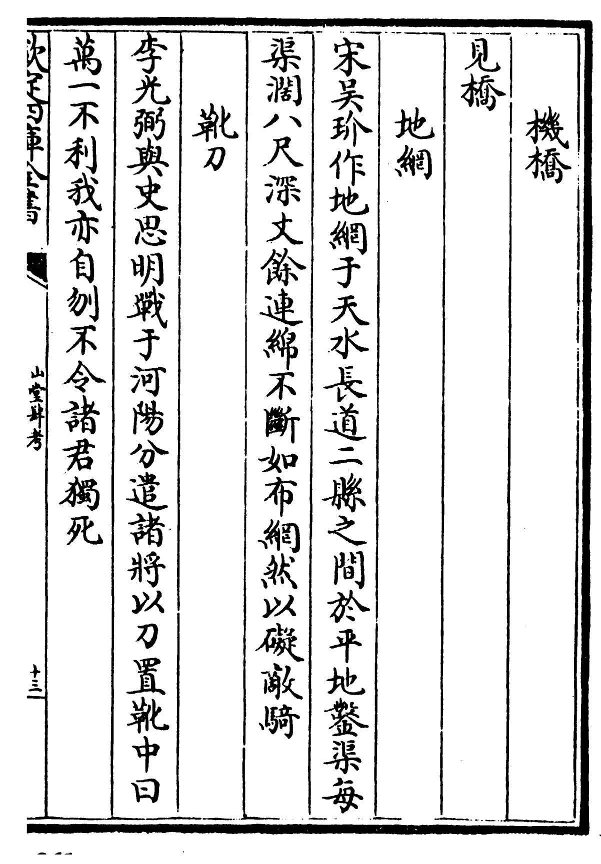
門鐵遂城由魏楊二將能守故云

投醪飲軍

史記楚人有饋簞醪者莊王投之于河令將士迎流而飲之三軍皆醉

置酒會將

唐張守珪開元中為瓜州刺史虜奄至衆失色守珪曰瘡痍之餘詎可以矢石相角須權以勝之遂置酒城上會諸將作樂虜疑有備不敢攻引去守珪縱兵擊敗之



機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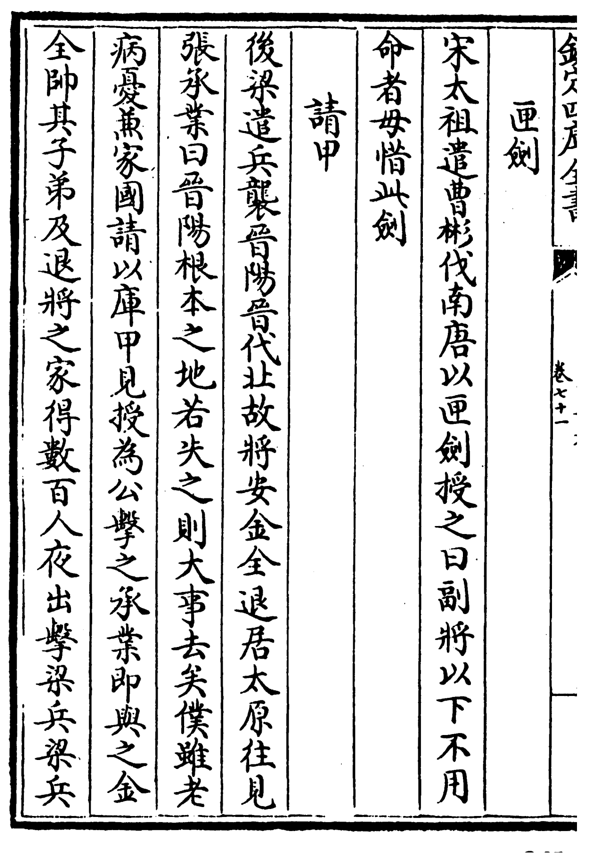
見橋

地網

宋吳玠作地網于天水長道二縣之間於平地鑿渠每渠濶八尺深丈餘連綿不斷如布網然以礙敵騎

靴刀

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河陽分遣諸將以刀置靴中曰萬一不利我亦自刎不令諸君獨死



匣劍

宋太祖遣曹彬伐南唐以匣劍授之曰副將以下不用命者毋惜此劍

請甲

後梁遣兵襲晉陽晉代北故將安金全退居太原往見張承業曰晉陽根本之地若失之則大事去矣僕雖老病憂兼家國請以庫甲見授為公擊之承業即與之金全帥其子弟及退將之家得數百人夜出擊梁兵梁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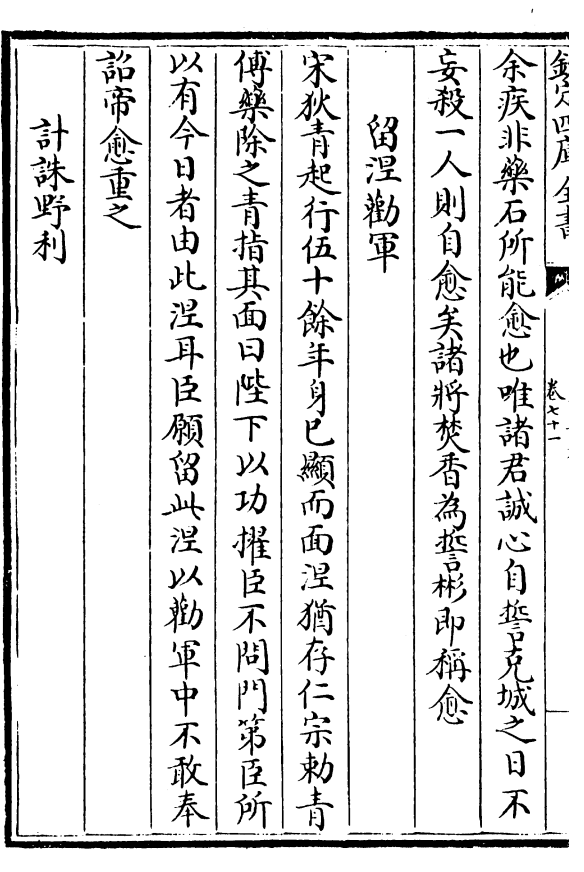
大驚引却

枕鈴

吴越王錢鏐自少在軍中夜未嘗寐倦則就圓木小枕或枕大鈴寐熟則欹而寤名曰警枕置粉盤于卧内有所記則書盤中比老不倦或寢方酣外有白事者令侍女振紙即寤時彈銅丸于樓牆之外以警直更者

稱疾誓將

宋曹彬征南城將陷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問疾彬曰



余疾非藥石所能愈也唯諸君誠心自誓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焚香為誓彬即稱愈

留涅勸軍

宋狄青起行伍十餘年身已顯而面涅猶存仁宗勅青傅藥除之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第臣所以有今日者由此涅耳臣願留此涅以勸軍中不敢奉詔帝愈重之

計誅野利

宋种世衡知環州方城青澗以趙元昊將野利王天都
王者各統精兵數為邊患謀有以去之有青澗僧王嵩
世衡察其堅朴表授三班借職充經略司指揮使凡居
室衣食騎從之具悉出世衡嵩感恩既深世衡知其可
任謂曰吾將以事使汝吾戒汝勿言乃草遺野利書置
衲衣間密縫之告嵩曰此非瀕死不得泄并以畫龜一
幅棗一部為信俾遺野利嵩至野利所致世衡命出棗
龜投之野利知見侮笑曰吾素奇种將軍今何兒女子

見識度嵩有書索之嵩答以無有野利不敢匿乃封龜
來上元昊元昊召野利與嵩詰世衡書悶所在嵩執前
對箠楚極苦終不易言又數日台責之曰若不速言死
矣嵩對如前乃命曳出誅之嵩大號曰始將軍遣嵩遺
野利王書戒不得妄泄今不幸空死不了將軍事吾負
將軍矣乃褫衲衣取書以進元昊得書始優待嵩以禮
于是疑野利陰遣愛將假為野利使使世衡世衡心知
為元昊所遣乃佯為不知慢罵元昊稱野利有心内附

厚遺使者曰為吾語若王速決無遲留也度使者至世衡所嵩即還而野利已報死矣世衡欲并間天都又為野利致祭境上作文書于版以弔多述野利與天都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没其文雜紙幣中伺有虜出急焚之版字不可遽滅虜人得之以獻元昊天都因此亦得罪元昊既失二將遂定講和之策

計間劉豫

金烏珠與劉豫合兵圍廬州岳飛張岳字旗與精忠旗

一戰而潰解廬州圍飛知豫結尼堪而烏珠惡之可以間而動也會軍中得烏珠諜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吾軍中人張斌耶向遣汝至齊約誘致四太子汝往不復来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為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諜兾緩死即詭服飛乃作蠟書言與豫同謀誅烏珠事因謂諜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之期諜歸以書示烏珠烏珠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按自豫僭逆朝廷以金故至名為

大齊

列幟燃芻

宋張齊賢代楊無敵知代州契丹薄代州城齊賢遣使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為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栢井得密詔云東路王師敗衂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時契丹兵塞川齊賢曰敵知美來而不知美退乃閉美使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燃芻契丹兵遥見火光中旗

幟意謂弁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兵二千于玉鐙砦掩擊大敗之

弈棋張飲

宋韓世忠自豫章移師長沙賊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世忠至與賊對壘弈棋張飲堅壁不動衆莫能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訶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于山下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迎戰伏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

旗益傳呼如雷賊驚潰世忠麾將士夾擊大破之

岳飛神筭

宋紹興中賊楊太敗官軍于鼎江詔授岳飛清遠軍節度使代王𤫊討之復命張浚視師潭州飛巳招降太黨黄佐將欲討太會朝議召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来年議之飛曰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是以難若以

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托使孤立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内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黄佐招楊欽來降欽又説全琮劉詵來降飛詭駡欽復遣去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太負固不服方浮舟洞庭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飛急擊之太技窮赴水死果八日而捷書至潭浚嘆曰岳侯神筭也黄誠斬楊太首挾鍾子儀周倫詣浚降湖湘悉平初太恃其險官軍自陸襲則入湖水攻則登岸因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

至是人以為識云

立信長策

宋汪立信咸淳中上言宜出内郡兵以實江淮備外侮無事則泛舟長淮往来廵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刁斗相聞饋餉不絶互相應援以為犄角之勢又選宗室忠良及有幹用大臣以為統制分東西二府以莅其事如此則可為安邊禦敵之長策矣

徽服度關

宋仁宗時狄青征儂智高頓兵崑崙關下翌日將度關及晨起諸將侍立甚久青日高尚未升座諸將疑之入帳周視則不知青所在諸將驚怛俄有軍候至曰宣徽傳語諸官請過關喫飯方知青已微服度關矣

銜枚度河

宋張俊岳飛大敗李成于樓子莊遂復筠州成復以十萬衆夾河而營楊沂中夜銜枚度河與俊夾攻成又大敗俊乘勝追至江州成勢迫絶江而去因呼俊為張鐵

山

英名得與時髦

宋太宗時曹翰自江南歸環衛數年不調一日内宴侍臣皆賦詩翰以武臣不預乃自陳曰臣少學詩乞應詔太宗曰卿武臣以刀字為韻翰以詩寄意曰三十年前學六韜英名常得與時髦曾因國難披金甲不為家貧賣寶刀臂徙尚嫌弓力軟眼明猶識陣雲高庭前昨夜秋風起羞覩團花舊戰袍太宗喜為遷官

大功乃出儒者

宋紹興中金主亮南侵劉錡將王權違節制不戰而潰詔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虞允文參謀軍事編管王權于瓊州以李顯忠代將其軍義問命允文往蕪湖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星散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乃立台諸將勉以忠義遂以敗卒數百破敵十萬之衆于采石亮遂趨揚州是日顯忠至允文語之曰敵入揚州必與瓜洲

兵合京口無備我當往公能分軍相助乎緘忠分萬六千與之允文遂還京口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以苗定駐下蜀為援且謁劉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儒者我輩愧死矣

壯蕃呼名

宋王德用狀貌魁偉而面色正黑雖閭巷遠近識與不識皆稱曰黑王相公壯蕃常呼其名以驚小兒

西賊破膽

宋范仲淹與韓琦協謀欲復靈夏横山之地邊上謡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大懼遂稱臣

剌字報君

宋呼延賛太原人以武勇為衛士直長自言受國恩誓不與契丹同生徧剌其體作赤心殺契丹字及其唇内亦剌之甞呂善縣者横劍于膝呼其妻責以受禄無報

當黥面以報不然者斷首舉家號泣以婦人黥面非宜願刺臂許之僕妾亦然諸子耳後别刺字曰出門忘家為國臨陣忘死為主嘗作破陣刀降魔杵鐵鞭鐵幞頭兩旁有刃皆重數十斤乘騅馬戴緋抹額慕尉遲恭之為人自稱小尉遲

貪利誘敵

宋曹瑋字寶臣知鎮戎軍日嘗出與敵戰小捷敵引兵去瑋度敵去遠乃驅所掠牛羊輜重緩行而還頗失部

伍其下言曰牛羊無用不如棄之瑋不荅敵聞瑋利牛羊而師不整還襲瑋瑋愈緩行得地利處乃止以待之敵將近使人諭衆曰爵軍遠来必甚疲我不欲乘人怠請休憩士馬少選決戰敵方苦疲甚皆欣然令軍士少歇良久瑋又使人諭衆曰歇定可相馳矣于是各鼓軍迎敵而進大破敵師棄牛羊而還徐謂其下曰敵既去復来幾行百里矣吾知其已疲故為貪利以誘之若乘銳便擊猶有勝負遠行之人若小憩則足疲不能立人

氣已likely閑吾以此取之

宗澤徙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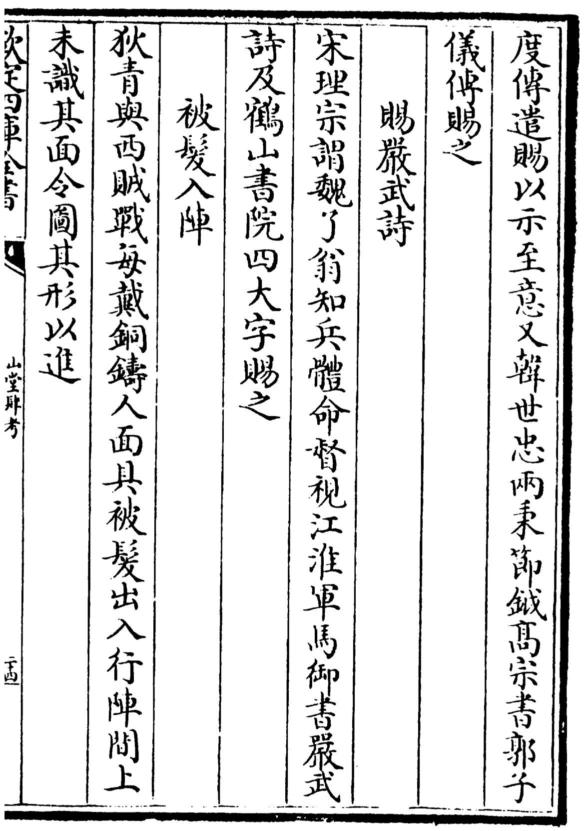
宋宗澤為河北義兵都總管屢敗金兵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皆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里澤計敵衆十倍于我一戰而却勢必復來乃暮徙其軍金兵果夜至見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又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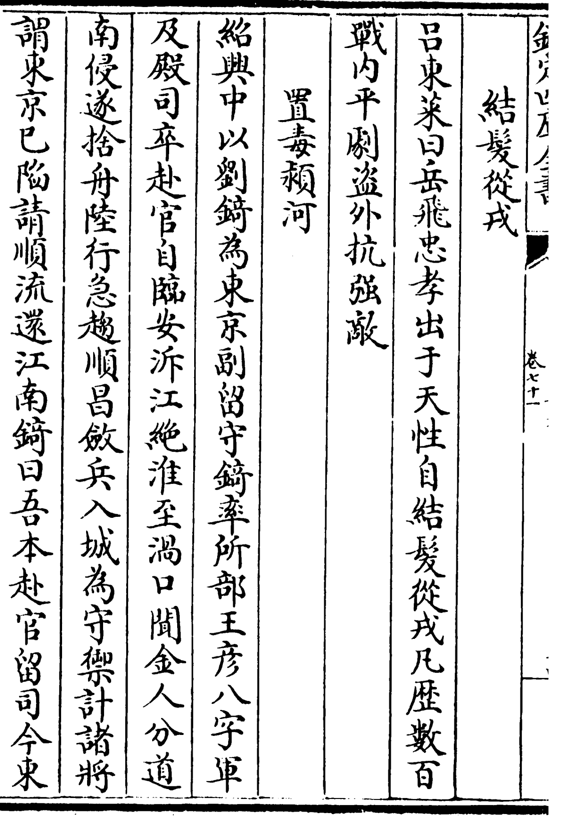
世忠致敵

韓世忠聞劉豫聚兵淮陽遂進兵圍之賊約受圍一日則舉一烽至六烽俱舉烏珠與劉猊皆引兵至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戰者二人遂引去

賜裴度傳

宋張浚視師江上會諸大帥議事國威大震上御書裴


度傅遣賜以示至意又聯世忠兩秉節鉞高宗書郭子
儀傳賜之
賜嚴武詩
宋理宗謂魏了翁知兵體命督視江淮軍馬御書嚴武
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賜之
被髪入陣
狄青與西賊戰每戴銅鑄人面具被髪出入行陣間上
未識其面令圖其形以進



結髮從戎

呂東萊曰岳飛忠孝出于天性自結髮從戎凡歷數百戰內平劇盜外抗强敵

置毒潁河

紹興中以劉錡為東京副留守錡率所部王彥八字軍及殿司卒赴官自臨安泝江絕淮至渦口聞金人分道南侵遂捨舟陸行急趨順昌斂兵入城為守禦計諸將謂東京已陷請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

京為金所陷幸吾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敵言去者斬乃鑿舟沈之示無去意寘家寺中積薪于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也于是軍士皆奮錡預于城下設伏金兵涉河圍城被擒弁殺傷者甚衆旣而金烏祿與龍虎大王合兵薄城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弩射却之復以步兵邀擊破其鐵騎三千溺河死者不可勝計烏珠在汴聞之索靴上馬帥十萬衆來援至城下錡遣耿訓約戰且置毒頳河上流及草中時

大暑敵遠來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錡士氣閒暇軍皆番休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遣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鋭斧犯之敵大敗烏珠拔營去錡遣兵追之死者數萬

伏兵山廟

宋建炎中韓世忠以浙西制置使守鎮江烏珠欲濟江乃遣使約戰期世忠許之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至必登此覘我虚實乃遣蘇德將兵

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廟下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廟廟兵先鼓而出獲兩騎其三騎則振策以馳馳者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而免詰諸獲者則烏珠也既而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妻梁氏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俘獲甚衆又獲烏珠之壻龍虎大王烏珠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復益以名馬世忠俱不許遂自鎮江泝流西上且戰且行將至黄天蕩烏珠窘甚或曰老鸛河故道今

雖湮塞若鑿之可通秦淮烏珠從之一夕渠成凡五十里遂趨建康世忠與之相持于黄天蕩烏珠求會語祈請甚哀有閩人王姓者獻焚舟之策我兵遂大潰焚溺死者不可勝計世忠僅以身免

橐中圖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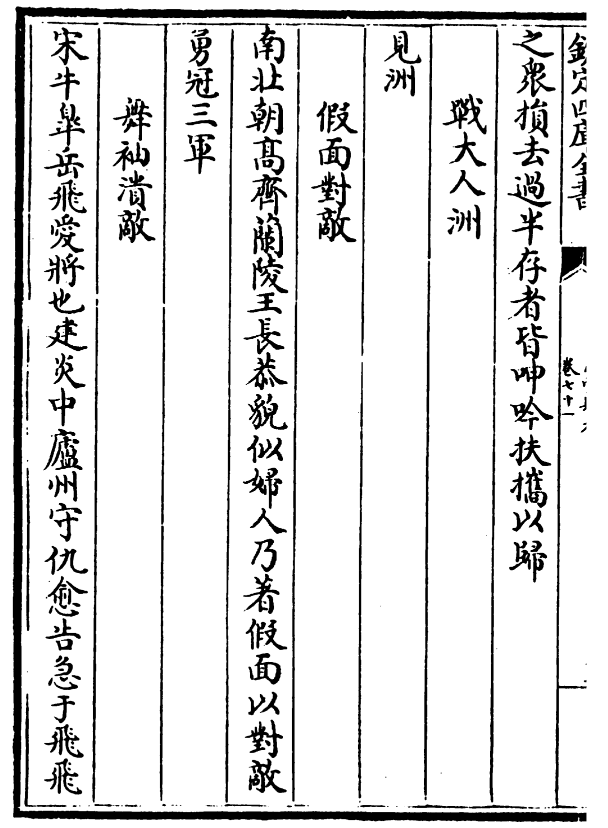
曹彬伐蜀還橐中惟圖書衣衾而已又平江南還舟中無他物唯圖書衣被而已

胸中兵甲

范仲淹領延安閲兵選將又戒諸將毋得輕動夏人聞之相戒曰毋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胸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指雍也戎人呼知州為老子

戰和尚原

金烏珠欲窺蜀張浚令陝西都統制吳玠于鳳翔府之和尚原先據戰地誘致其來烏珠引兵十萬來犯玠與戰三十餘合烏珠中箭而遁俘其將英格貝勒等烏珠



之衆損去過半存者皆呻吟扶擕以歸

戰大人洲

見洲

假面對敵

南壯朝高齊蘭陵王長恭貌似婦人乃著假面以對敵

勇冠三軍

辮袖潰敵

宋牛臯岳飛愛將也建炎中廬州守仇悆告急于飛飛

遣皋以二千騎赴之皋𢇁袖徑前賊疑有伏遂奔潰

霹靂閃電

唐長孫晟為秦川道行軍總管出討突厥斬千餘級有達官來降者言突厥大畏長孫總管聞其弓聲稱為霹靂見其走馬稱為閃電

刀痕箭瘢

宋韓世忠性戇直嗜義輕財錫賚悉分將士𦶇仗規畫精絶過人常中毒矢以彊弩括取之十指僅全四不能

動刀痕箭瘢如刻畫然

不復為名

世説謝玄壯征苻堅議擬其不振韓康伯曰此人好名必能戰玄聞之甚忿常於衆中厲色曰丈夫提千兵入死地以事君親不得復云為名按玄字幼度後封康樂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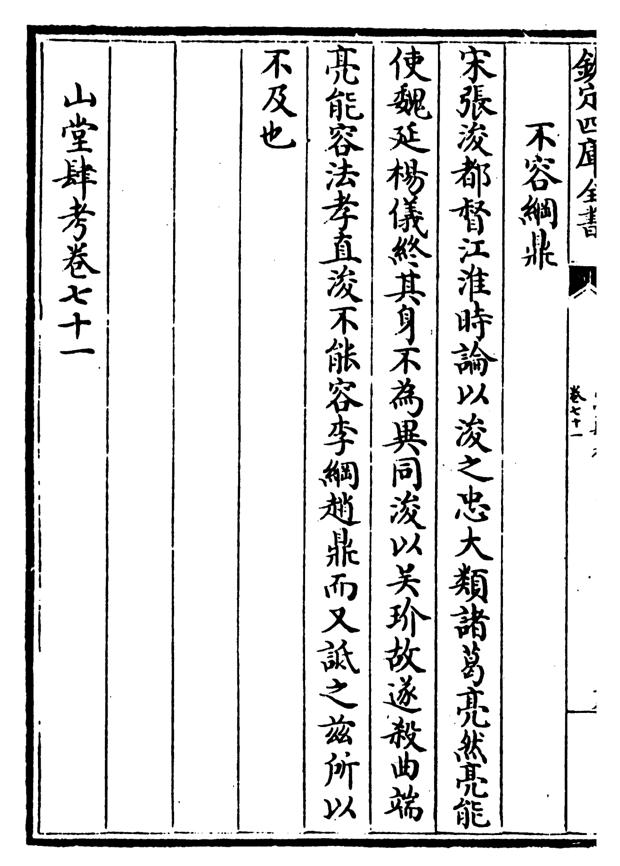
不敢貪功

狄青敗儂智高于邕州梟黄師宓等首於城下斂屍築京觀于城北隅時賊屍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

欲以上聞青曰安知其非詐耶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後二年俞靖遣都監蕭注入特磨道生獲智高母及其弟智光子繼宗繼封及募死士使大理求智高會智高已死于大理函首至京乃誅其母及弟子

可語孫吴

唐李靖字藥師嘗謂所親曰丈夫遭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嘆曰可與語孫吴者非斯人尚誰哉



不容綱鼎

宋張浚都督江淮時論以浚之忠大類諸葛亮然亮能使魏延楊儀終其身不為異同浚以吳玠故遂殺曲端亮能容法孝直浚不能容李綱趙鼎而又詆之茲所以不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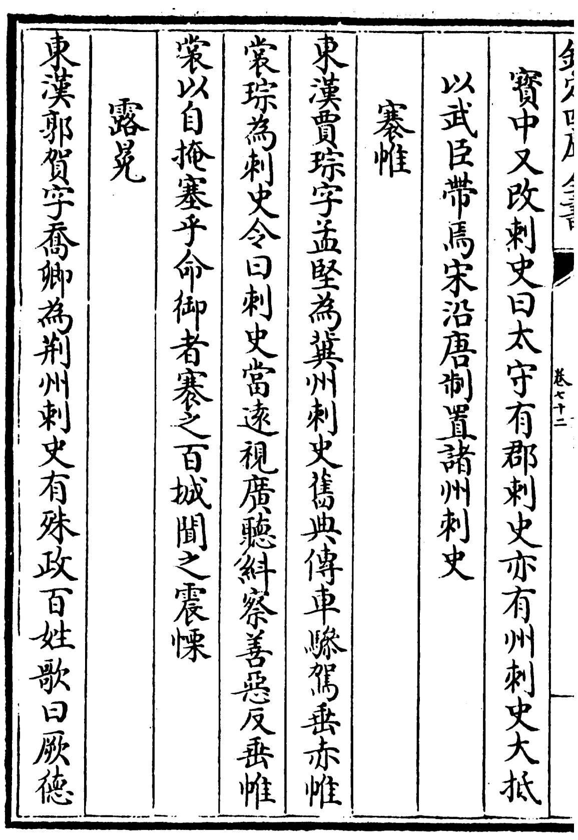
山堂肆考卷七十一

山堂肆考卷七十二　　　明　彭大翼　撰

臣職

刺史

歷代沿革刺史即古太守之任也漢晉以來太守間以刺史稱但晉刺史專方面操兵柄非復漢世刺史之職至劉宋所任率多子弟與晉又大異矣唐武德元年改太守曰刺史加使持節從三品職同牧尹天



寶中又改刺史曰太守有郡刺史亦有州刺史大抵

以武臣帶焉宋沿唐制置諸州刺史

褰帷

東漢賈琮字孟堅為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

裳琮為刺史令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善惡反垂帷

裳以自掩塞乎命御者褰之百城聞之震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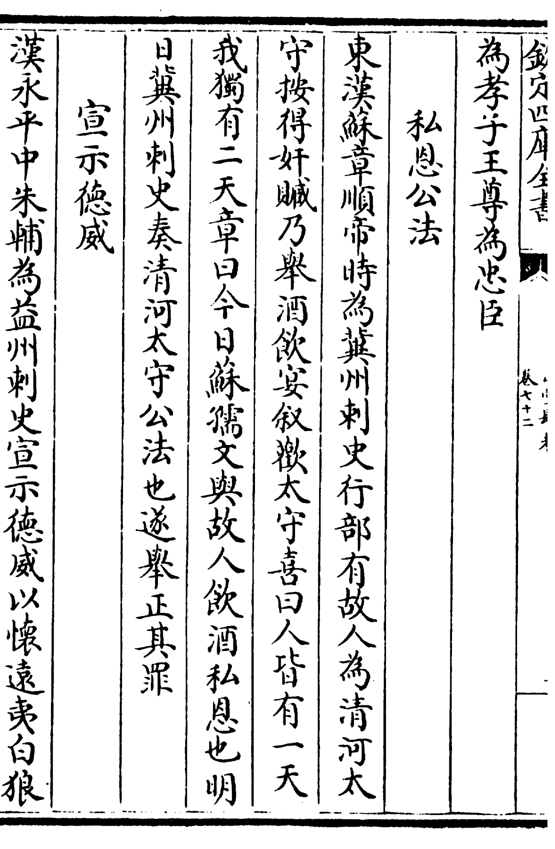
露冕

東漢郭賀字喬卿為荊州刺史有殊政百姓歌曰厥德

仁明郭喬卿中正朝廷上下平顯宗賜以三公之服黼
黻冕旒勑行部去襜帷露冕令百姓見其容服以彰有
德故唐劉商送元使君自楚移越詩露冕行春向若耶
野人懷惠欲移家東風二月淮陰郡惟見棠梨一樹花

孝子忠臣

漢王尊為益州刺史先是刺史王陽行部至邛郲九折
坂嘆曰奉先人遺體奈何乘此險乎遂去官及尊至此
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耶叱其馭曰驅之世謂王陽



為孝子王尊為忠臣

私恩公法

東漢蘇章順帝時為兾州刺史行部有故人為清河太守按得奸贓乃舉酒飲宴叙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日蘇孺文與故人飲酒私恩也明日兾州刺史奏清河太守公法也遂舉正其罪

宣示德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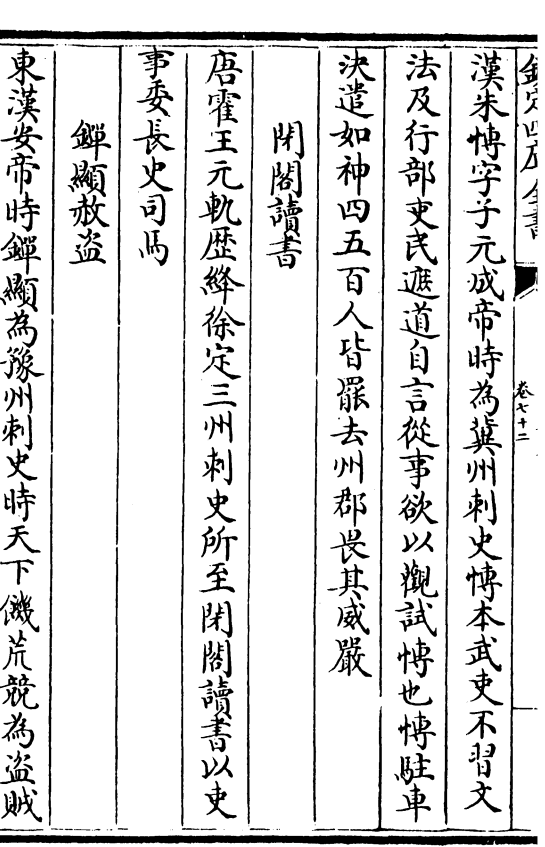
漢永平中朱輔為益州刺史宣示德威以懷遠夷白狼

槃木等皆慕化歸義

招撫流散

東漢靈帝時交阯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帝以賈琮為交州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吿究無所遂為盜賊琮乃招撫流散蠲復傜役且移書吿示使各安業里巷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犯

駐車決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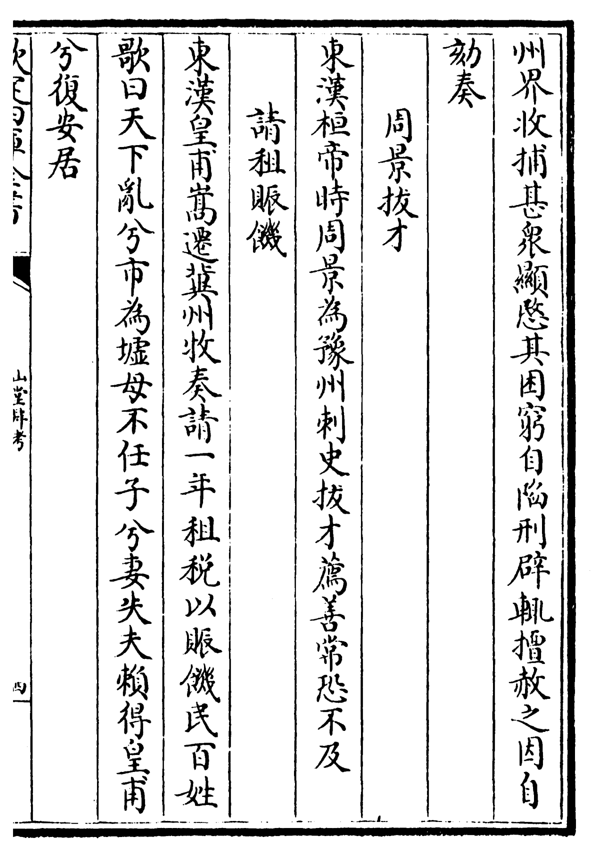
漢朱博字子元成帝時為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習文法及行部吏民遮道自言從事欲以覸試博也博駐車決遣如神四五百人皆罷去州郡畏其威嚴

閉閤讀書

唐霍王元軌歷絳徐定三州刺史所至閉閤讀書以吏事委長史司馬

鉀𩕳赦盜

東漢安帝時鉀𩕳為豫州刺史時天下饑荒競為盜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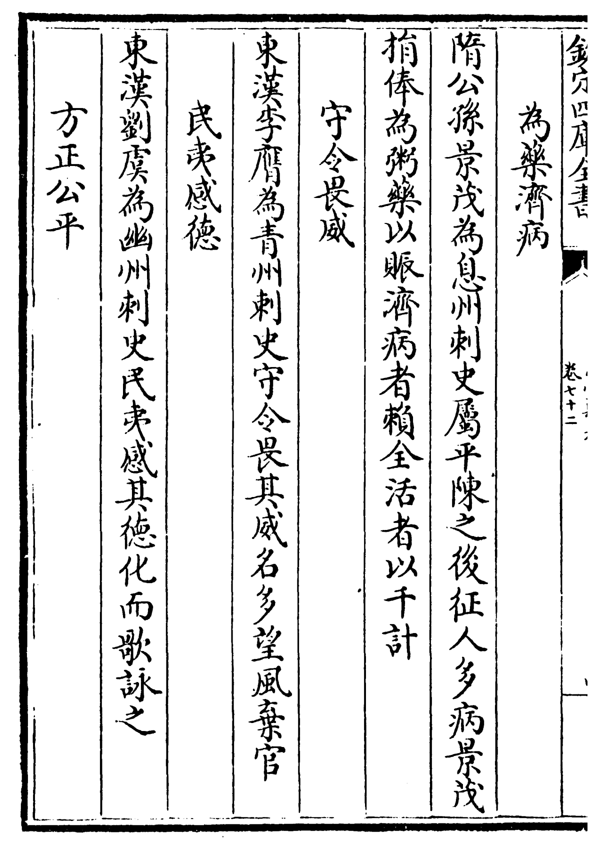
州界收捕甚衆顯愍其困窮自陷刑辟輒擅赦之因自劾奏

周景拔才

東漢桓帝時周景為豫州刺史拔才薦善常恐不及

請租賑饑

東漢皇甫嵩遷冀州牧奏請一年租稅以賑饑民百姓歌曰天下亂兮市為墟母不任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



為藥濟病

隋公孫景茂為息州刺史屬平陳之後征人多病景茂捐俸為粥藥以賑濟病者賴全活者以千計

守令畏威

東漢李膺為青州刺史守令畏其威名多望風棄官

民吏感德

東漢劉虞為幽州刺史民吏感其德化而歌詠之

方正公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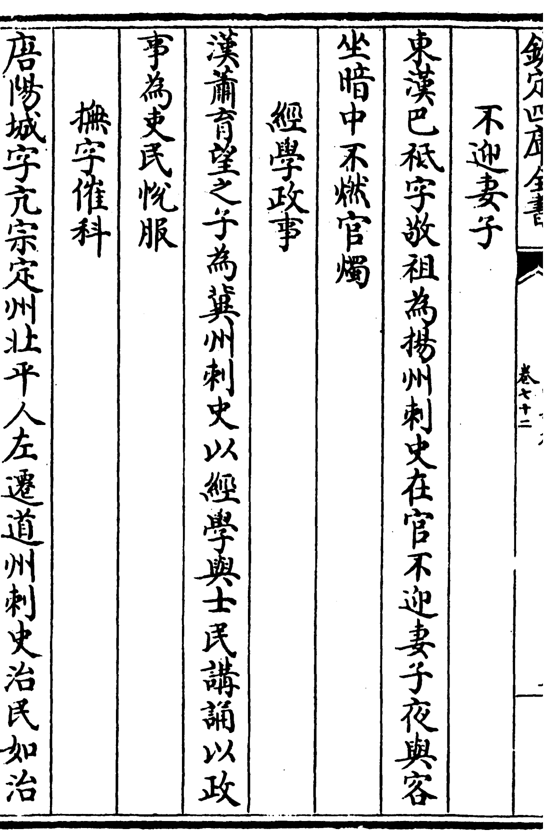
東漢周舉為兾州刺史左雄薦其方正公平徵拜尚書

清儉雅素

東漢楊秉字叔節清儉雅素歷豫荆徐兖四州刺史計日受俸餘祿不入私門家室貧窶併日而食嘗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按秉震中子秉子賜

不畏豪彊

東漢安帝時青州刺史王龔不畏豪彊按劾貪猾二千石十餘人郡邑守令聞風震慄



不迎妻子

東漢巴祗字敬祖為揚州刺史在官不迎妻子夜與容坐暗中不燃官燭

經學政事

漢蕭育望之子為冀州刺史以經學與士民講誦以政事為吏民悅服

撫字催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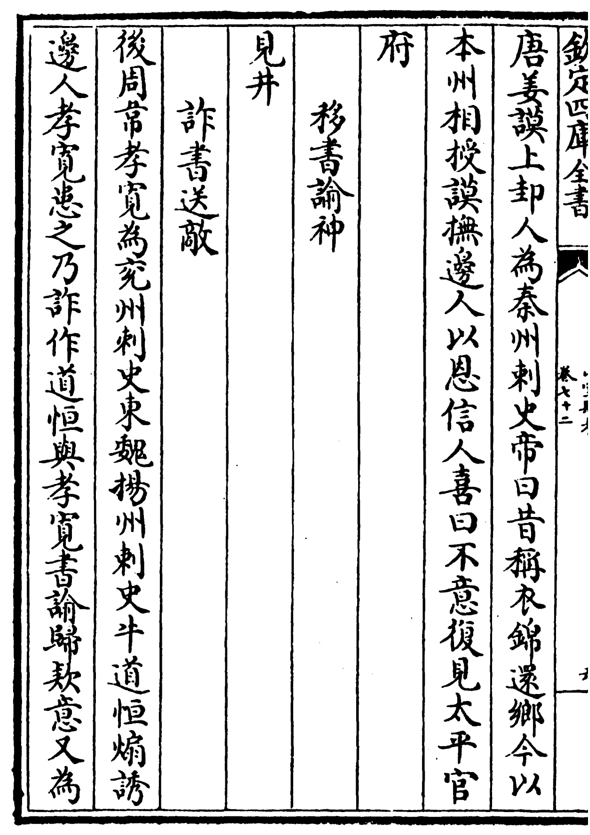
唐陽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左遷道州刺史治民如治

家州之賦稅不以時登觀察使數加詰讓城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稅城自囚於獄判官驚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候安否耳城闔門寢館外待命判官遽辭去

中興方伯

晉荀羨為徐州刺史時羨年四十中興方伯未有如羨之少者又永和中羨以徐州刺史鎮淮陰始營立城池

太平官府



唐姜謨上邽人為秦州刺史帝曰昔稱衣錦還鄉今以本州相授謨撫邊人以恩信人喜曰不意復見太平官府

移書諭神

見井

詐書送敵

後周韋孝寬為兖州刺史東魏楊州刺史牛道恒煽誘邊人孝寬患之乃詐作道恒與孝寬書諭歸款意又為

洛爐迹於書若燈下書者還令送與敵營由是魏疑道

恒不用其計

趙昱執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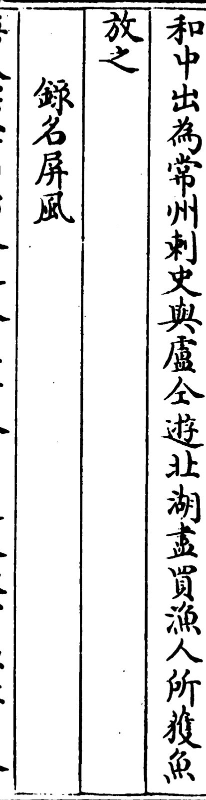
隋嘉州刺史趙昱時有老蛟為害昱率千人臨江鼓譟

自持刀入水有頃江水盡赤昱執蛟奮波而起至太宗

時封為神勇大將軍廟祀灌江口

孟簡放魚

唐孟簡德州平昌人工於詩尚氣節累官諫議大夫元



和中出為常州刺史與盧仝遊北湖盡買漁人所獲魚放之

錄名屏風

唐太宗嘗曰治人之本莫重於刺史故朕嘗錄姓名於屏與卧對之得才否狀輒疏于下方擬廢置

題贊廳事

唐盧奐出為陝州刺史嚴毅之聲聞于闕内開元二十四年帝西還次陝嘉其善政題贊於廳事曰專城之重

分陜之雄心惟恧愛性實謙冲亦既利物內存遜躬斯

為國寳不墜家風

萬户賴福

唐陳子昻字伯玉上言刺史縣令政教之首陛下布德

澤下詔書必待刺史縣令承宣而奉行之不得其人則

委棄有司掛牆壁耳百姓安得知之一州得才刺史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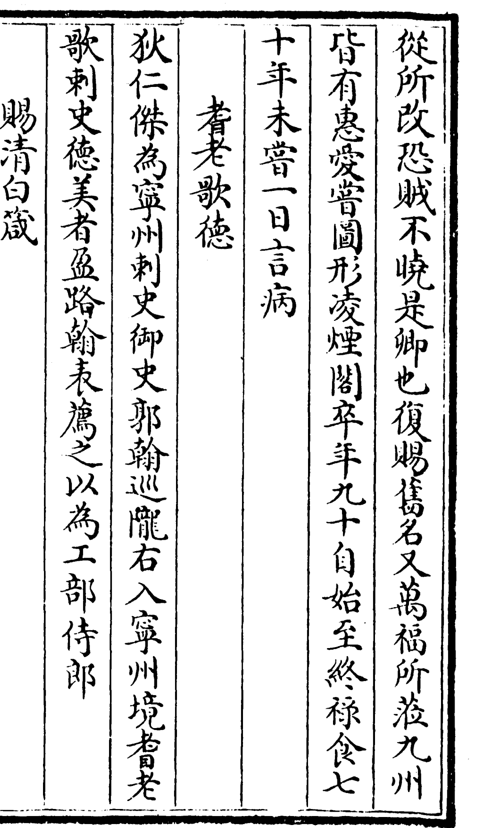
萬户賴其福得不才刺史十萬户受其困

六合宅生

唐張九齡字子壽言六合之衆懸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令京輔雄望之郡尚且少擇至於江淮隴三河大府之外由京官出者或身有累或政無聞用牧守之任為斥逐之地或因附會以忝高位或武夫流外計資而得不計其才刺史乃爾縣令尚何言哉

草木知名

唐張萬福元城人德宗時為濠州刺史上召謂曰先帝改爾名正者所以襃也朕謂江淮草木亦知爾威名若



從所改恐賊不曉是卿也復賜舊名又萬福所蒞九州皆有惠愛嘗圖形凌煙閣卒年九十自始至終祿食七十年未嘗一日言病

耆老歌德

狄仁傑為寧州刺史御史郭翰巡隴右入寧州境耆老歌刺史德美者盈路翰表薦之以為工部侍郎

賜清白箴

唐許圉師為襄陽刺史部有受贓者不忍按但賜以清

白叡其人自愧後脩飭更為廉士

示孝友傳

唐李栖筠字貞一趙人為常州刺史大起學校堂上畫孝友傳示諸生為鄉飲酒禮登歌降飲人人知勸以治行進封贊皇縣男賜一子官人刻石頌德

無留無滯

梁書始興王憺字僧達為荊州刺史曹無留事獄無滯因及還朝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爹赴民急如水火何時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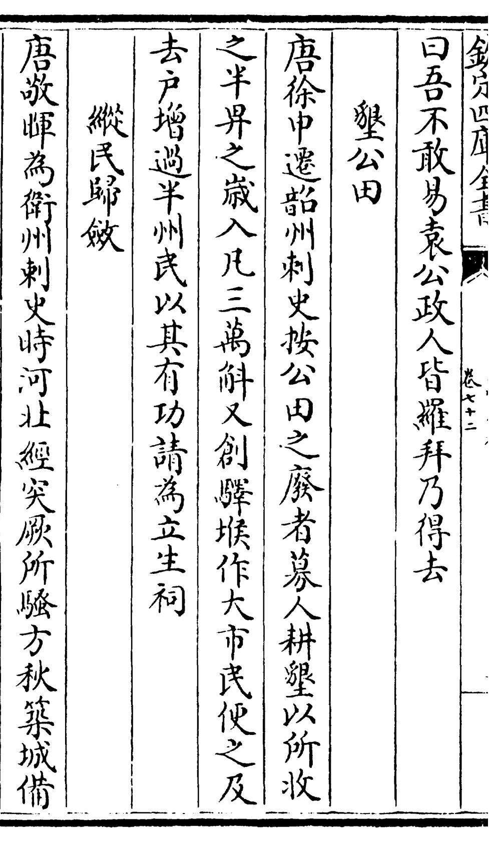
來乳哺我及重臨荆州男女出境迎者萬餘人

亦易亦難

南北朝魏王雍為相州刺史魏主戒之曰作牧之道亦易亦難其身正不令而行故易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難雍一遵主命在任㬥有政績

給義舍

唐袁滋字德深為華州刺史政清簡流民至者給地居之名曰義舍及代將行者耆老遮道不得去代者楊於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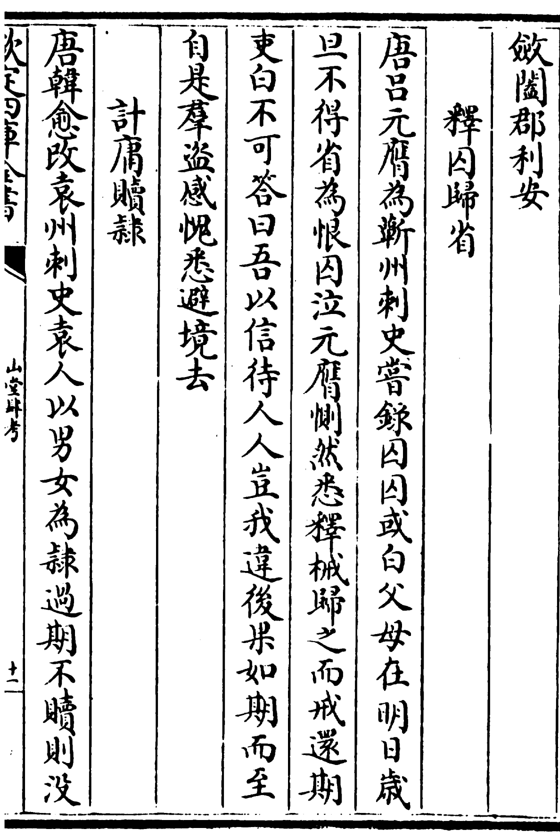
曰吾不敢易袁公政人皆羅拜乃得去

墾公田

唐徐申遷韶州刺史按公田之廢者募人耕墾以所收之半畀之歲入凡三萬斛又創驛堠作大市民便之及去户增過半州民以其有功請為立生祠

縱民歸斂

唐敬暉為衛州刺史時河北經突厥所騷方秋築城備之暉曰金湯非粟不守豈有棄農畝事池湟哉縱民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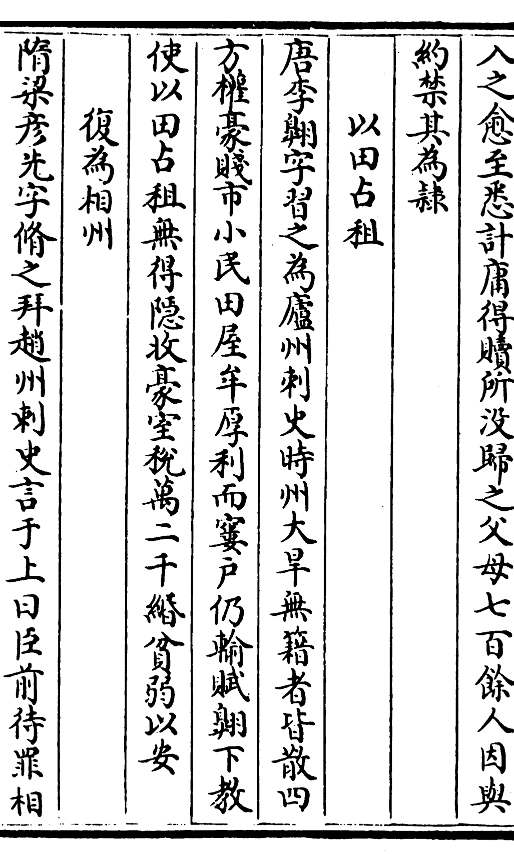

欽闕郡利安

釋囚歸省

唐呂元膺為蘄州刺史嘗録囚囚或白父母在明日歲旦不得省為恨因泣元膺惻然悉釋械歸之而戒還期吏白不可答曰吾以信待人人豈我違後果如期而至自是羣盜感愧悉避境去

計庸贖隷

唐韓愈改袁州刺史袁人以男女為隷過期不贖則沒



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没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為隸

以田占租

唐李翺字習之為廬州刺史時州大旱無籍者皆散四方榷豪賤市小民田屋牟厚利而寠戸仍輸賦翺下教使以田占租無得隱收豪室税萬二千緡貧弱以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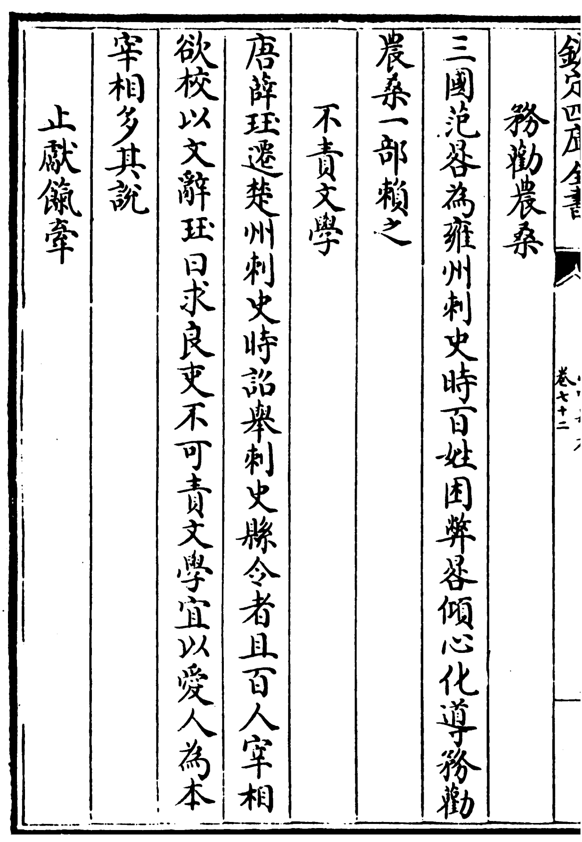
復為相州

隋梁彦光字脩之拜趙州刺史言于上曰臣前待罪相

州風俗險陂自臣為戴帽錫臣自分廢黜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垂收採請復為相州改絃易調變其風俗上咨嗟恩上從之復為相州刺使豪猾聞彦先自請而來莫不嗤笑彦先下車發摘奸隱有若神明于是豪猾之徒莫不竄伏闔境大治

重授并州

魏梁習字子虞遷并州刺史邊境咸安文帝即位以習有譽并土重授并州政治常為天下最



務勸農桑

三國范晷為雍州刺史時百姓困弊晷傾心化導務勸農桑一部賴之

不責文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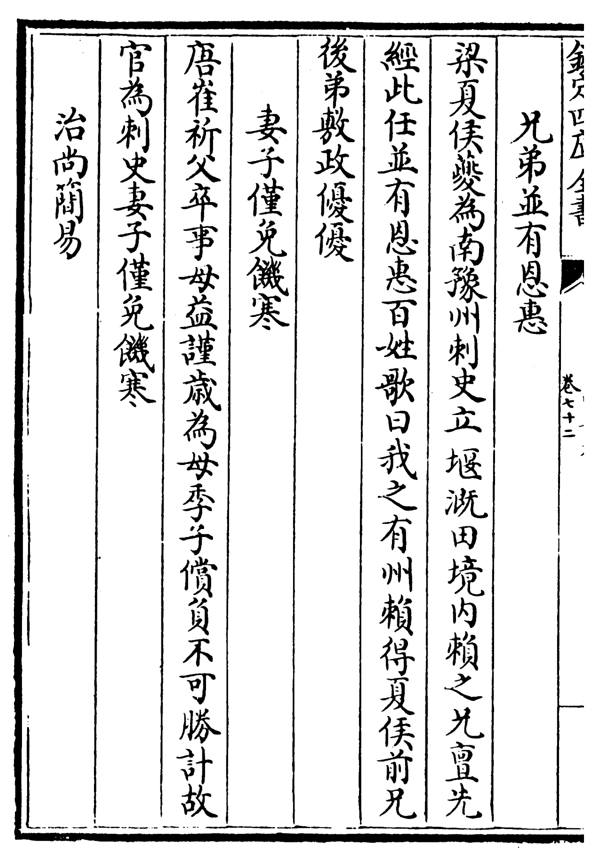
唐薛玨遷楚州刺史時詔舉刺史縣令者且百人宰相欲校以文辭玨曰求良吏不可責文學宜以愛人為本宰相多其說

止獻餼牽

唐玄宗封禪還次宋州宴從官謂張說曰今朕有事岱宗而懷州刺史王丘餼牽之外一無他獻魏州崔沔供帳無錦綉示我以儉濟州裴耀卿表數百言莫非規諫朕嘗置之座隅如三人者不勞人以示恩真良吏矣按腥曰餼生曰牽

不受請託

東漢左雄安帝時為冀州刺史性清嚴不受人請託奏按二千石貪猾無所回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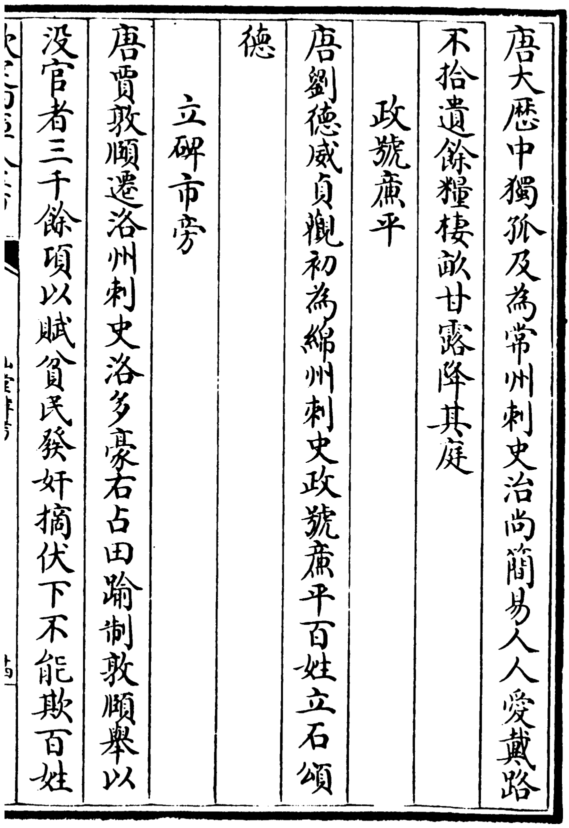
兄弟並有恩惠

梁夏侯䕫為南豫州刺史立堰溉田境内賴之兄亶先經此任並有恩惠百姓歌曰我之有州頼得夏侯前兄後弟敷政優優

妻子僅免饑寒

唐崔祈父卒事母益謹歲為母季子償負不可勝計故官為刺史妻子僅免饑寒

治尚簡易



唐大歷中獨孤及為常州刺史治尚簡易人人愛戴路不拾遺餘糧棲畝甘露降其庭

政號廉平

唐劉德威貞觀初為綿州刺史政號廉平百姓立石頌德

立碑市旁

唐賈敦頤遷洛州刺史洛多豪右占田踰制敦頤舉以沒官者三千餘頃以賦貧民發奸摘伏下不能欺百姓

為立碑大市旁稱頌美政及咸亨初弟敬實為洛州長史亦寬惠人心懷向又立碑於兄碑之側號曰棠棣碑

立碑流所

唐狄仁傑先為寧州刺史撫和戎落得其懽心郡人立碑頌德後遷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餘三千人皆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云非其本意詿誤至此有詔免死悉謫戍邊道出寧州父老閩曰狄使君活汝耶因相與泣碑下齋三日乃去至流所亦為立碑按寧州屬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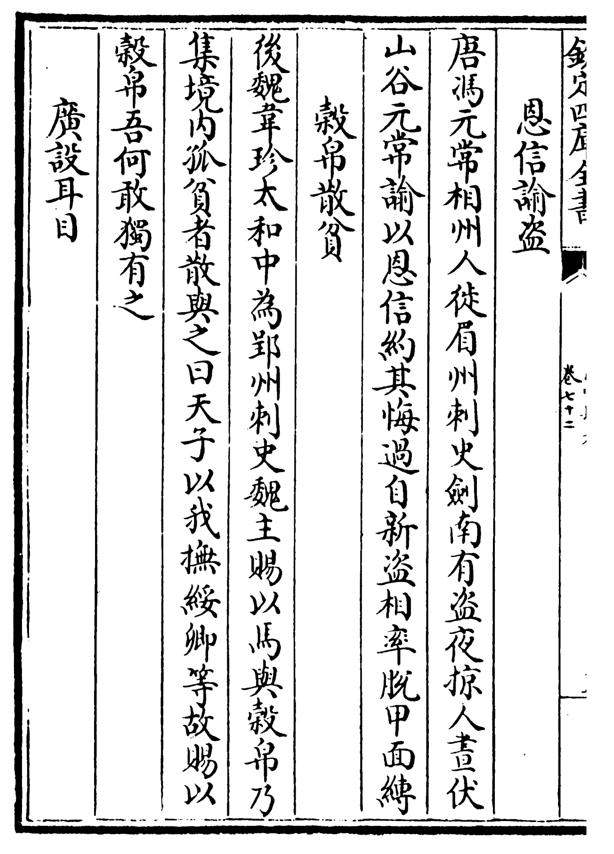
西慶陽府

特高車蓋

漢黄霸為揚州刺史有治績宣帝詔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以彰有德

幷給羽儀

蘇亮為岐州刺史朝廷以其牧本州特給路車鼓吹先還其宅幷給騎士三千列羽儀遊鄉黨故人聚觀旬月而後入州世以為榮



恩信諭盗

唐馮元常相州人徙眉州刺史劍南有盗夜掠人晝伏山谷元常諭以恩信約其悔過自新盗相率𣯛甲面縛

穀帛散貧

後魏韋珍太和中為郢州刺史魏主賜以馬與穀帛乃集境内孤貧者散與之曰天子以我撫綏卿等故賜以穀帛吾何敢獨有之

廣設耳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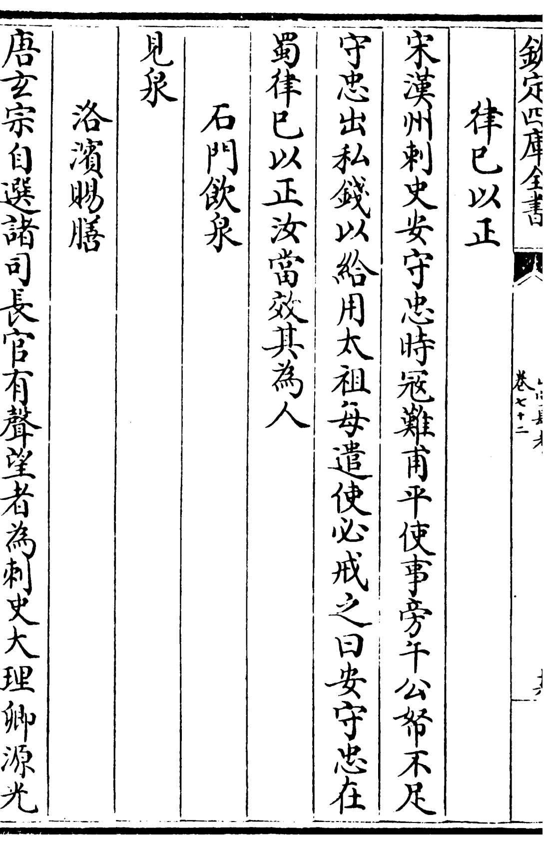
後魏陽逸為光州刺史為政愛人廣設耳目時人謂有千里眼

宜用心腹

伽藍記齊土風俗淺薄郡守初至皆懷塼叩頭以見意及其代去以塼擊之言其終始向背之異也魏李延賞為青州刺史帝謂曰懷塼之俗世號難治宜用好心腹

飾治以文

唐長安初蘇味道為益州刺史以文飾治過事明恕



律已以正

宋漢州刺史安守忠時寇難甫平使事旁午公帑不足守忠出私錢以給用太祖每遣使必戒之曰安守忠在蜀律已以正汝當效其為人

石門飲泉

見泉

洛濵賜膳

唐玄宗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為刺史大理卿源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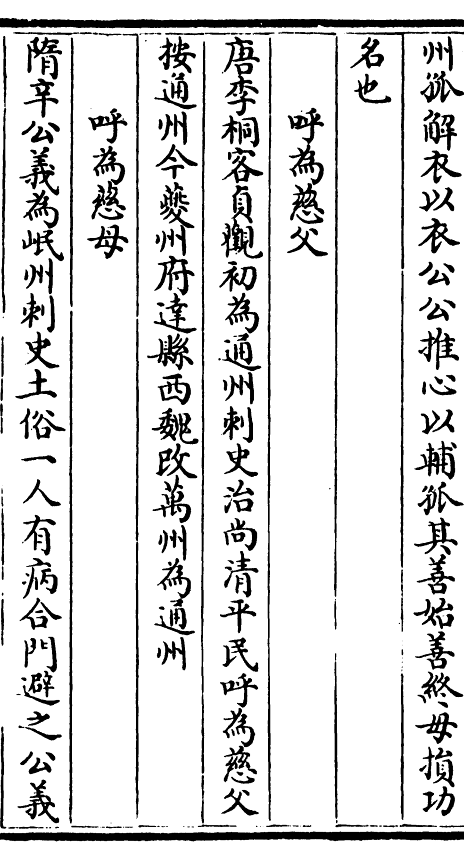
裕尚書左丞楊承令兵部侍郎寇泚等十一人皆在選中
命宰相諸王及諸司長官臺卿御史餞於洛濱賜以御
膳上自書十韻詩命高力士賜之

先質經義

唐高智周治尚文雅行部先見諸生質經義及政事得
失然後録獄訟考耕餉勤墮以為常

無損功名

北史史寧字永和為凉州刺史遣使詣朝太祖即以所



服冠履衣被及弓箭甲矟等賜寧謂其人曰為朕謝凉州孤解衣以衣公公推心以輔孤其善始善終毋損功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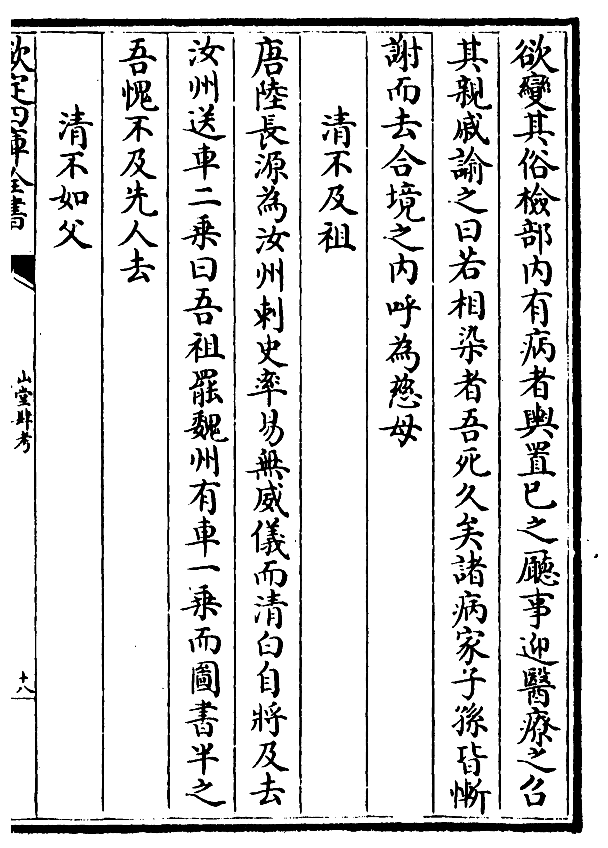
呼為慈父

唐李桐客貞觀初為通州刺史治尚清平民呼為慈父

按通州今夔州府達縣西魏改萬州為通州

呼為慈母

隋辛公義為岷州刺史土俗一人有病合門避之公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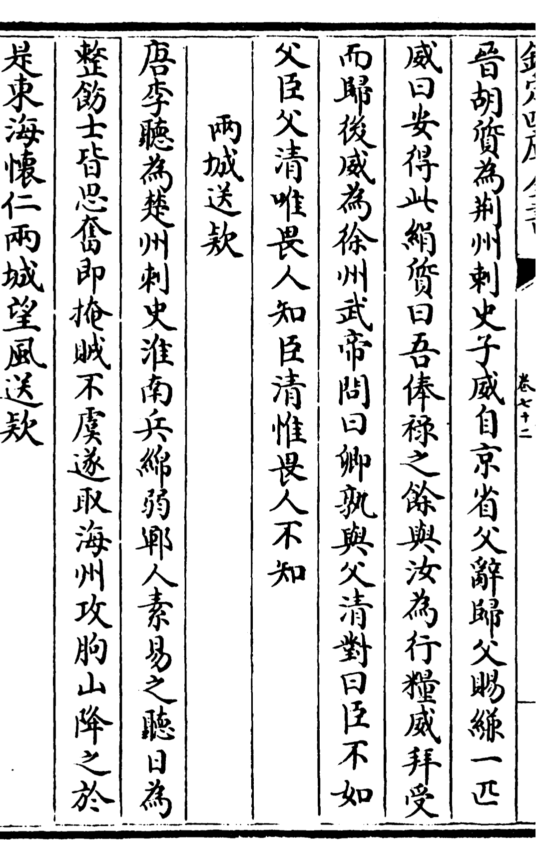


欲變其俗檢部内有病者輿置巳之廳事迎醫療之召其親戚諭之曰若相染者吾死久矣諸病家子孫皆慚謝而去合境之内呼為慈母

清不及祖

唐陸長源為汝州刺史率易無威儀而清白自將及去汝州送車二乘曰吾祖罷魏州有車一乘而圖書半之吾愧不及先人去

清不如父



晉胡質為荊州刺史子威自京省父辭歸父賜縑一疋威曰安得此絹質曰吾俸祿之餘與汝為行糧威拜受而歸後威為徐州武帝問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父臣父清唯畏人知臣清惟畏人不知

兩城送款

唐李聽為楚州刺史淮南兵綿弱鄆人素易之聽曰為整飭士皆思奮即掩賊不虞遂取海州攻朐山降之於是東海懷仁兩城望風送款

四州有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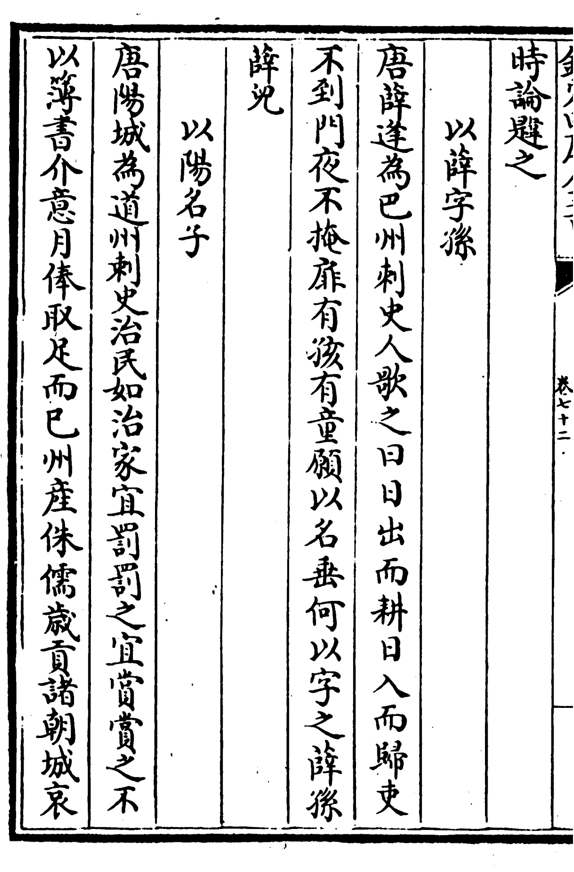
孔帖郭孝恪歷貝趙江淮四州刺史所至有能名

請免負租

唐元結為道州刺史以民困甚不忍加賦上言臣州為賊焚糧儲屋宅男女牛馬幾盡請免百姓所負租税及租庸使和市雜物十三萬緡

奏毁淫祀

唐狄光嗣仁傑子為許州刺史罷不切之征奏毁淫祀



時論韙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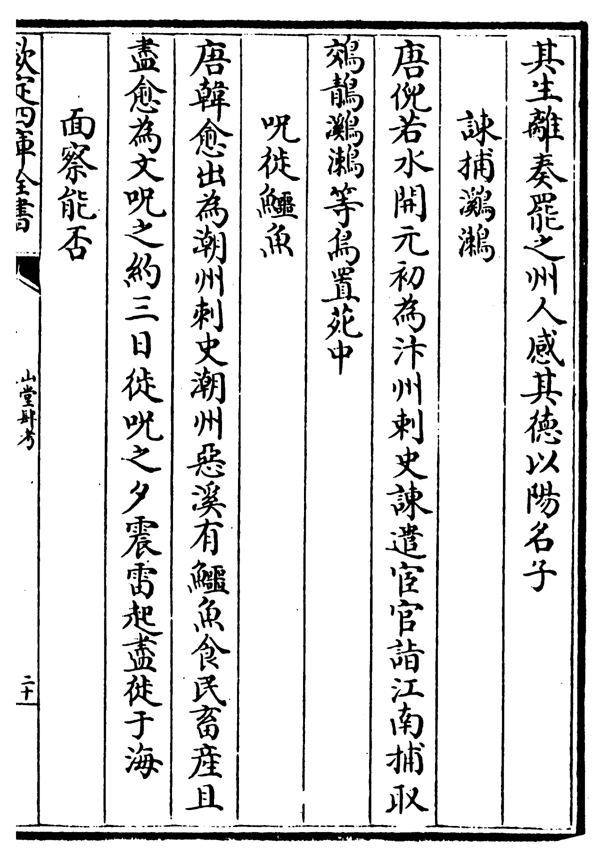
以薛字孫

唐薛逢為巴州刺史人歌之曰日出而耕日入而歸吏不到門夜不掩扉有孩有童願以名垂何以字之薛孫

薛兄

以陽名子

唐陽城為道州刺史治民如治家宜罰罰之宜賞賞之不以簿書介意月俸取足而已州產侏儒歲貢諸朝城哀



其生離奏罷之州人感其德以陽名子

諫捕鸂鶒

唐倪若水開元初為汴州刺史諌遣宦官詣江南捕取鵁鶄鸂鶒等爲置苑中

呪徙鱷魚

唐韓愈出為潮州刺史潮州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産且盡愈為文呪之約三日徙呪之夕震雷起盡徙于海

面察能否

唐宣宗詔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師面察能否然後除之令狐綯嘗徙其故人為隣州刺史便道之官上以問綯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為百姓害故欲一一訪問知其優劣以行黜陟而詔命既行直廢閣不用宰相可謂有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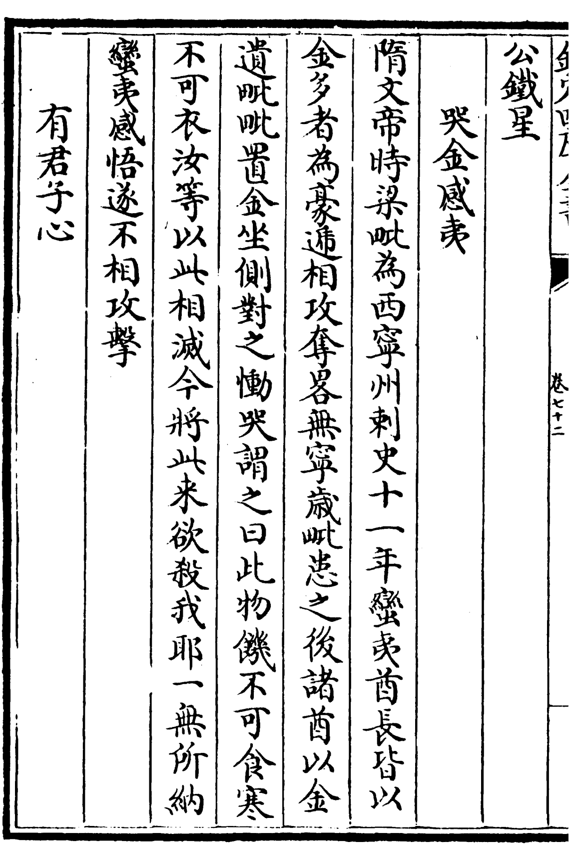
妙選賢良

武太后嘗與宰相議及刺史縣令李嶠唐休璟等奏言朝廷物議莫不重內官輕外職除授牧伯多是貶累之

人風俗不澄實由於此望於臺閣寺監妙選賢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績臣等請輟近侍率先具僚太后命書名探之得鳳閣侍郎韋嗣立御史大夫楊再思等二十人各以本官檢校刺史其後政績可稱者唯常州薛謙光徐州司馬鍠而已

鑄鐵濯賊

北史魏楊津字羅漢除定州刺史時賊殘掠州境津置壚鑄鐵持以濯賊賊遂相告曰不畏利槊堅城惟畏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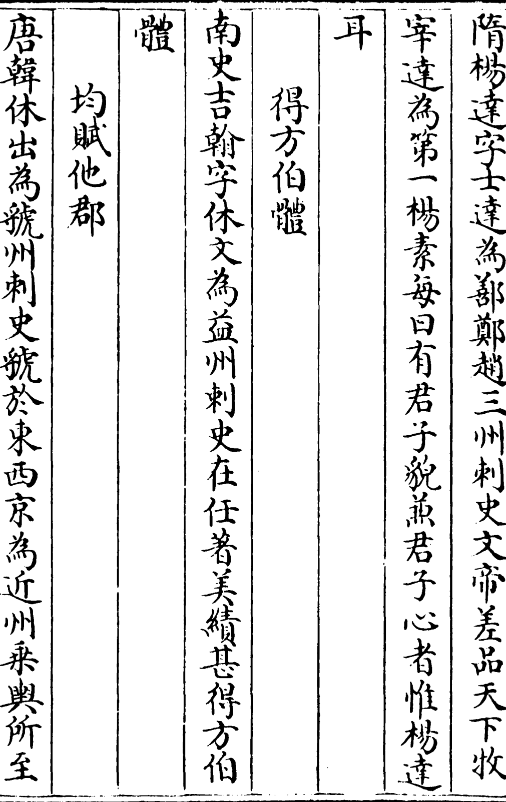


公鐵星

哭金感夷

隋文帝時梁毗為西寧州刺史十一年蠻夷酋長皆以金多者為豪遞相攻奪畧無寧歲毗患之後諸酋以金遺毗毗置金坐側對之慟哭謂之曰此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今將此來欲殺我耶一無所納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擊

有君子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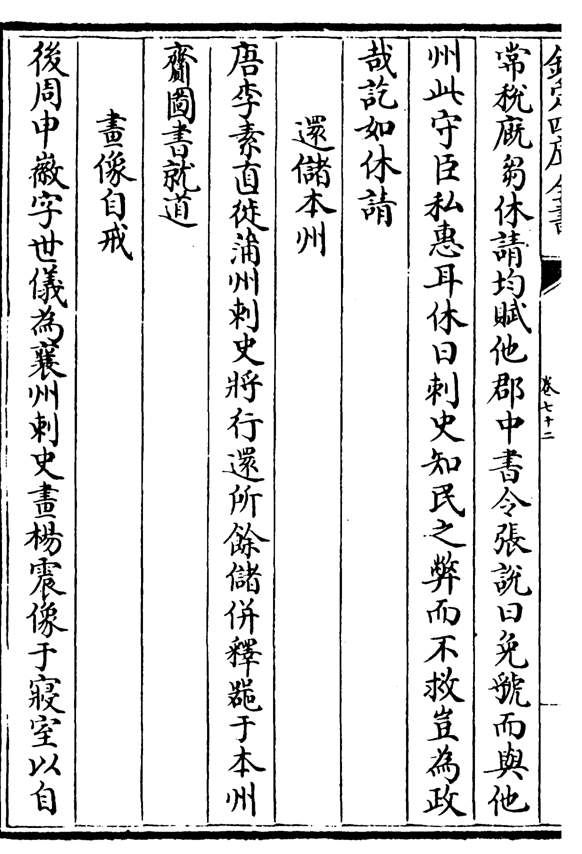

隋楊達字士達為鄯鄭趙三州刺史文帝差品天下牧宰達為第一楊素每曰有君子貌兼君子心者惟楊達耳

得方伯體

南史吉翰字休文為益州刺史在任著美績甚得方伯體

均賦他郡

唐韓休出為虢州刺史虢於東西京為近州乘輿所至



常税庛蜀休請均賦他郡中書令張説曰免虢而與他州此守臣私恵耳休曰刺史知民之弊而不救豈為政哉訖如休請

還儲本州

唐李素直徙蒲州刺史將行還所餘儲併釋𦋐于本州齋圖書就道

畫像自戒

後周中徽字世儀為襄州刺史畫楊震像于寢室以自

戒及代還人吏送者數十里不絶繳慨然懷媿因賦詩於清水亭閒者競來就讀遞相謂曰此中公手迹也並寫誦之

哦詩自娱

唐韋應物貞元初為蘇州刺史在郡暇日惟焚香哦詩以自娱風流雅韻播於吴中

父子風教

南壯朝魏鄭述祖繼其父道昭為兖州刺史有人入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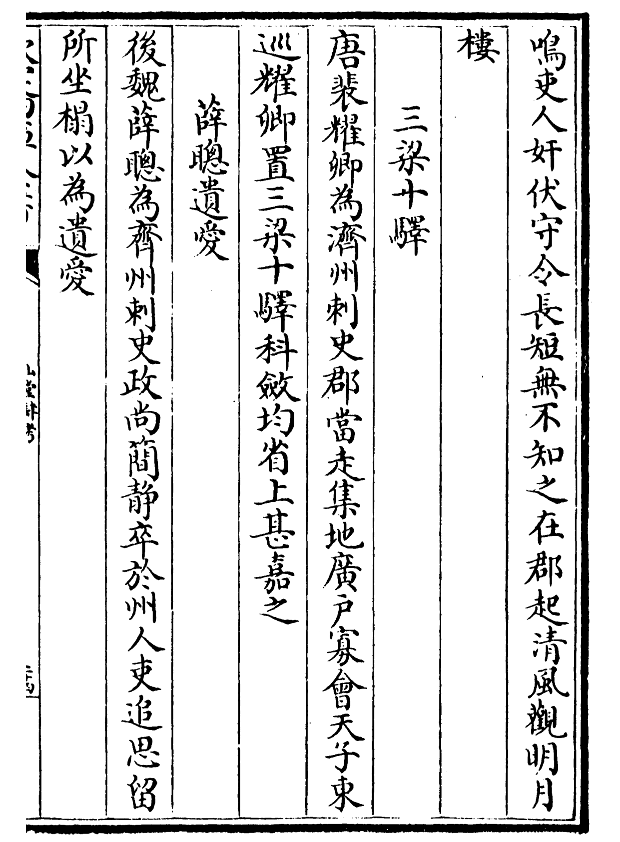
盜布其父怒曰何故負吾君執以歸首述祖原之自是無盜百姓歌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十五載風教猶相同

兄弟聲譽

唐岑義陝州總管甚有政績弟仲翔為陝州刺史兄弟相踵為守並馳聲譽

風觀月樓

南壯朝魏邢卲字子才為西兖州刺史有善政枹鼓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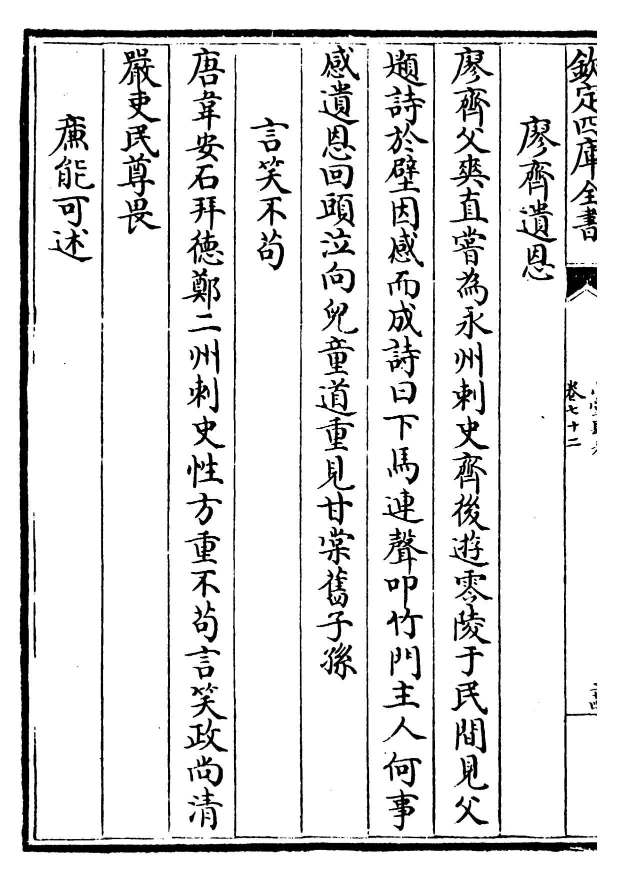
鳴吏人奸伏守令長短無不知之在郡起清風觀明月樓

三梁十驛

唐裴耀卿為濟州刺史郡當走集地廣户寡會天子東巡耀卿置三梁十驛科斂均省上甚嘉之

薛聰遺愛

後魏薛聰為齊州刺史政尚簡靜卒於州人吏追思留所坐榻以為遺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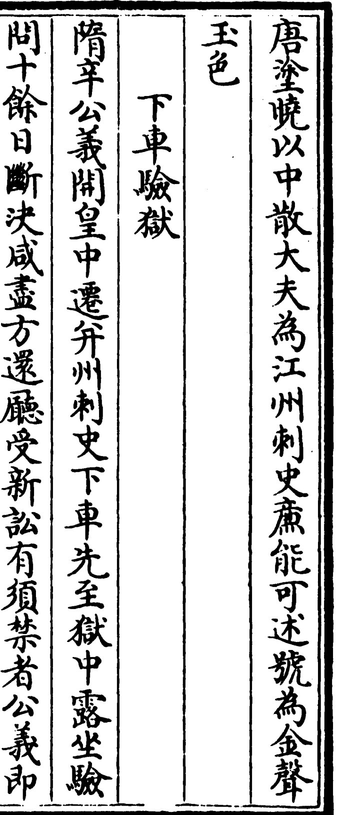
廖齊遺恩

廖齊父奭直嘗為永州刺史齊後遊零陵于民間見父題詩於壁因感而成詩曰下馬連聲叩竹門主人何事感遺恩回頭泣向兒童道重見甘棠舊子孫

言笑不苟

唐韋安石拜德鄭二州刺史性方重不茍言笑政尚清嚴吏民尊畏

廉能可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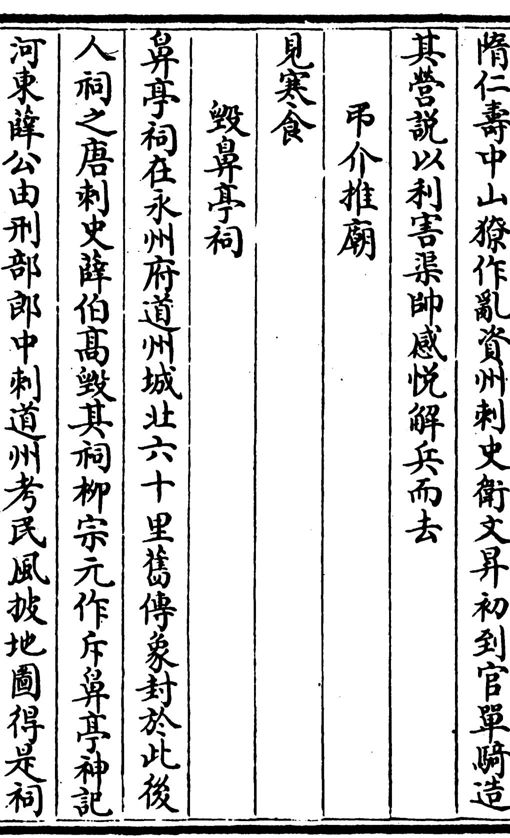


唐塗曉以中散大夫爲江州刺史廉能可述號爲金聲玉色

下車驗獄

隋辛公義開皇中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露坐驗問十餘日斷決咸盡方還廳受新訟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終不還閤或諫曰公事有程何自苦公義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於家乎

單騎造營



隋仁壽中山獠作亂資州刺史衛文昇初到官單騎造其營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而去

弔介推廟

見寒食

毀鼻亭祠

鼻亭祠在永州府道州城北六十里舊傳象封於此後人祠之唐刺史薛伯高毀其祠柳宗元作斥鼻亭神記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考民風披地圖得是祠

駭曰象之道以為子則賊以為弟則傲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以惡德而專世祀殆非吾化民之意哉命亟去之於是撤其屋墟其地沈其主於江

流逋四歸

唐憲宗以永州司馬柳宗元為柳州刺史宗元在柳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民咸化服凡出令與之期民歡趨之無有後先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又大脩孔子廟城郭里巷皆治使

端正樹以名木民皆喜悦及卒建祠祀之

争訟兩讓

隋辛公義為幷州刺史民有欲争訟者其鄉閭父老遽相曉曰此蓋小事何忍勤勞使君争訟者多兩讓而止

擁芻垂魚

唐書曹王臯為衡州刺史有治行湖南觀察使辛京杲疾之陷以法貶潮州刺史楊炎知其直及為相復擢為衡州刺史始臯之遭貶在治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

囚服就辨入則擁笏垂魚旣貶于潮以遷入賀及復爲衡州然後跪謝吿實注云在治謂方在鞫獄就辨之時也韓昌黎文集曹成王碑作在理

席皮卧布

東漢李恂字叔英爲兖州刺史清約率下常席羊皮卧布被威名大振

三疏理冤

唐張仲方爲全州刺史郡人有田爲中人所奪仲方三

疏奏閲竟理其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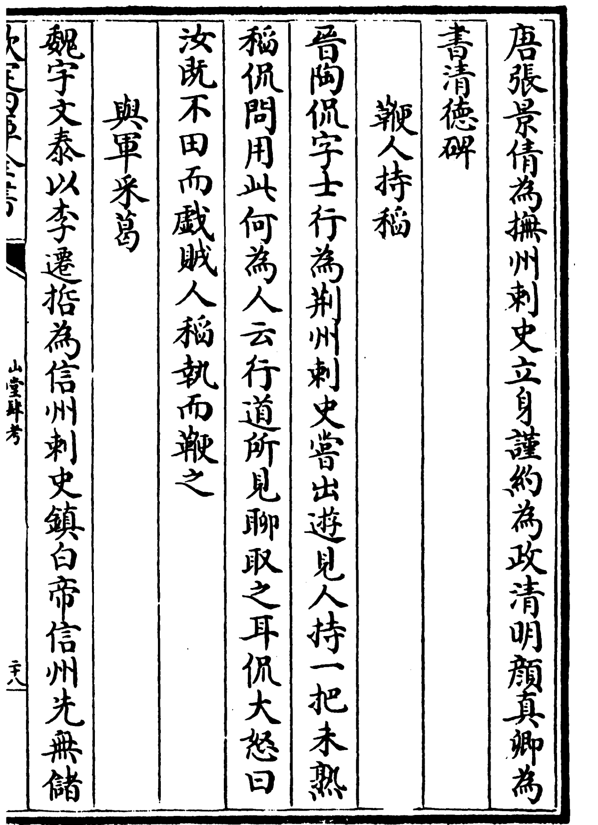
三篇辨謗

唐唐次為開州刺史積十年不遷次為辨謗略三篇上之改夔州開州即今夔州府開縣

文雅粉澤

唐貞半千為濠棣漸三州刺史不專任吏常以文雅粉澤為務故所至禮教大行

謹約清明



唐張景倩為撫州刺史立身謹約為政清明顏真卿為書清德碑

鞭人持稻

晉陶侃字士行為荊州刺史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為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田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

輿軍采葛

魏宇文泰以李遷哲為信州刺史鎮白帝信州先無儲

蓄遷指與軍士共采葛根為糧有異味輒分嘗之軍士感悅羣蠻慴服按白帝城名

陶侃運甓

晉陶侃明帝時拜廣州刺史在州無事朝暮運百甓人問其故荅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

周訪投環

晉周訪元帝時為荆州刺史或説王敦曰荆州用武之國公宜自領乃改訪梁州訪大怒敦手書譬釋因遺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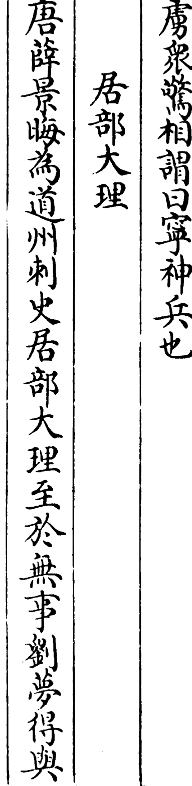
玉環玉椀訪投諸地曰吾豈賈竪可以寳悅乎

號為清吏

唐鄭善果為沂州刺史累轉魯郡善果毋崔賢明曉政事嘗坐閤内聽善果處決當理則悅有不可則引至牀下責媿之故善果所至有政績號為清吏

號曰神兵

唐崔寧為漢州刺史吐蕃寇西山嚴武為節度使遣寧將兵而西既薄賊城乃為地道再宿而拔拓地數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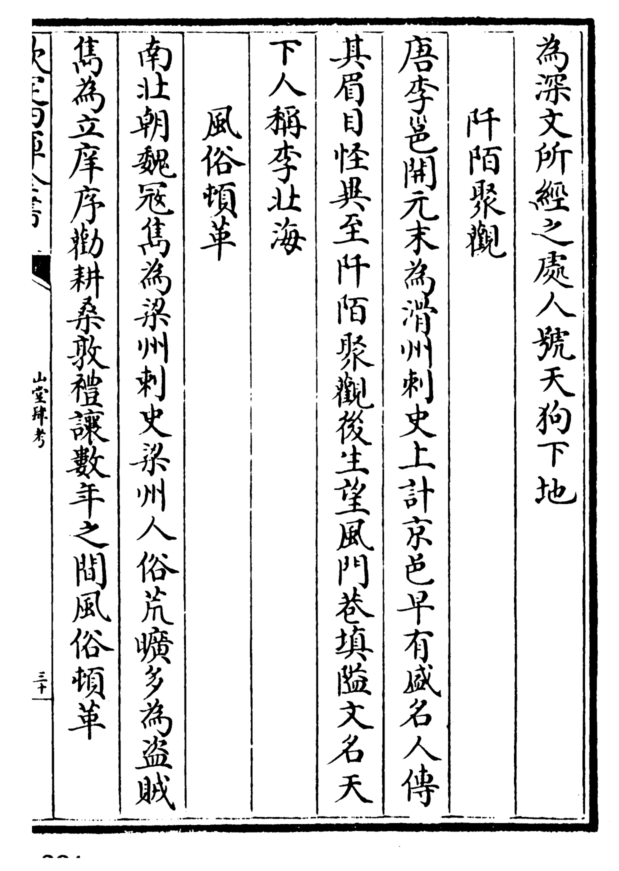
虜衆驚相謂曰寧神兵也

居部大理

唐薛景晦為道州刺史居部大理至於無事劉夢得與書凡出中臺守江華人咸曰函牛之鼎以烹小鮮江華今永州府屬縣唐神龍初屬道州

出使深文

羊祉字靈祐性剛愎愛刑名仕魏假節龍驤將軍為秦梁二州刺史當官不憚彊禦朝廷以為剛斷每出使頻



為深文所經之處人號天狗下地

阡陌聚觀

唐李邕開元末為滑州刺史上計京邑早有盛名人傳其眉目怪異至阡陌聚觀後生望風門巷填隘文名天下人稱李北海

風俗頓革

南北朝魏寇儁為梁州刺史梁州人俗荒獷多為盜賊儁為立庠序勸耕桑敦禮讓數年之間風俗頓革

楊津下教

南北史元魏岐州刺史楊津躬親巨細孜孜不倦有武功人齎絹為賊所刼值驛使至以狀白津津下教云有人著某色衣乘某色馬者在城東被殺若有家人可速收視有一老母行哭而出云是巳子津於是遣騎追收并絹俱獲自是闔境畏服

何妥勸箴

隋文帝時何妥為龍州刺史有負笈游學者妥皆為講

說教授之又作刺史箴勒於州門

飛鳥食蝗

南北朝蕭循為梁秦二州刺史移風易俗人號慈父時蝗害禾循深自咎責忽有飛鳥千羣下食蝗殆盡

大駮食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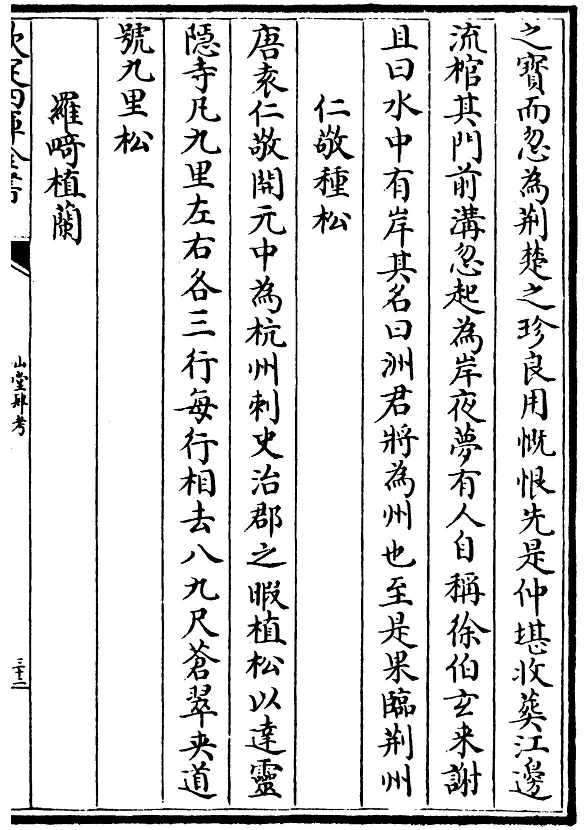
山東兖州城東北有甑山後魏時境内數有猛獸為暴自張華原為兖州刺史山中忽有大駮食獸咸以為化感所致毛萇云駮如馬鋸牙能食虎豹

郡神相迎

唐張闓為荆州刺史至郡界風雨晦冥不辨面目惟闓空中有呵喝之聲既而見衣紫披甲冑者數十人自雲中而下闓問其故對曰某荆州内外所主之神久仰使君令名故来相迎耳又滕脩為廣州刺史有五仙人騎五羊来迎

伯玄來謝

晉殷仲堪出為荆州刺史孝武帝曰甞謂卿永為郎廟


之寶而忽為荆楚之珍良用慨恨先是仲堪收葬江邊流棺其門前溝忽起為岸夜夢有人自稱徐伯玄来謝且曰水中有岸其名曰洲君將為州也至是果臨荆州

仁敬種松

唐袁仁敬開元中為杭州刺史治郡之暇植松以達靈隱寺凡九里左右各三行每行相去八九尺蒼翠夾道號九里松

羅畸植蘭

宋羅畸字疇老元祐四年為滁州刺史或曰滁州貧僻郡公曰此歐公之醉鄉也有庶子紫薇香泉萬斛以為供給有瑯琊幽谷白雲千頃以為職田何謂貧僻耶明年治廨宇於堂前植蘭數十本且為之記

銅斗鐵尺

北史趙煚仕隋為冀州刺史甚有威惠市多姦詐乃為銅斗鐵尺置於肆百姓便之

敝車羸馬

白帖唐賈敦頤為滄州刺史在職清潔每入朝盡室而行唯㪷車一乘羸馬數匹羈勒有缺以繩為之見者不知為刺史也

教授生徒

唐張鎰大歷初出為濠州刺史政條清簡延經術士教授生徒比去州境内明經者至四十人

摘發貪暴

唐姚璹遷益州刺史初蜀吏貪暴璹摘發之無所容貸

武后降詔奬慰因謂左右曰為二千石清其身者易使吏盡清者難唯疇兼之

為國竭命

劉宋諸皇子為方鎮者多以親近左右領典籤出納教命刺史不得專其職及宗慤為豫州刺史吴喜為典籤每多違執慤大怒曰慤年將六十為國竭命正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復與典籤共臨之喜稽顙流血乃止

事國竭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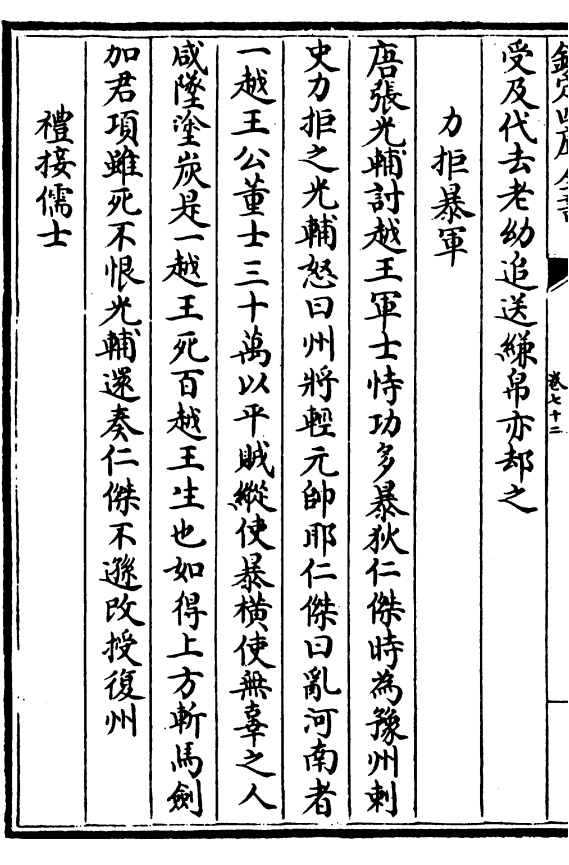
後魏以源賀為兾州刺史會人告賀謀反魏主曰賀竭誠事國朕為卿等保之訊驗果誣乃誅告者

不取羡銀

唐王凝為商州刺史州有冶賦羡銀凝一無所取惟市馬以供驛用

不受美玉

南北朝魏崔挺為光州刺史有掖縣老人自言嘗使林邑得美玉葴之海島垂六十年今逢明政願奉之挺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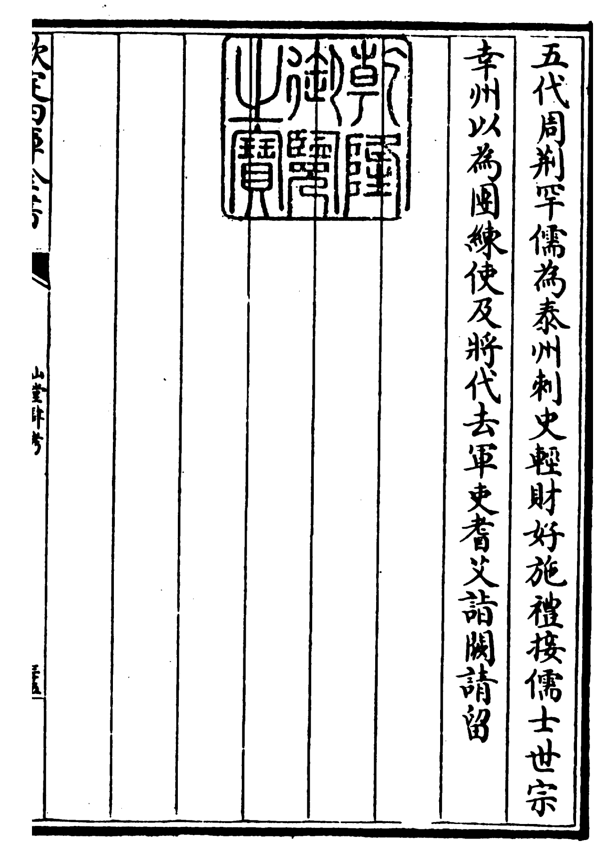


受及代去老幼追送縑帛亦却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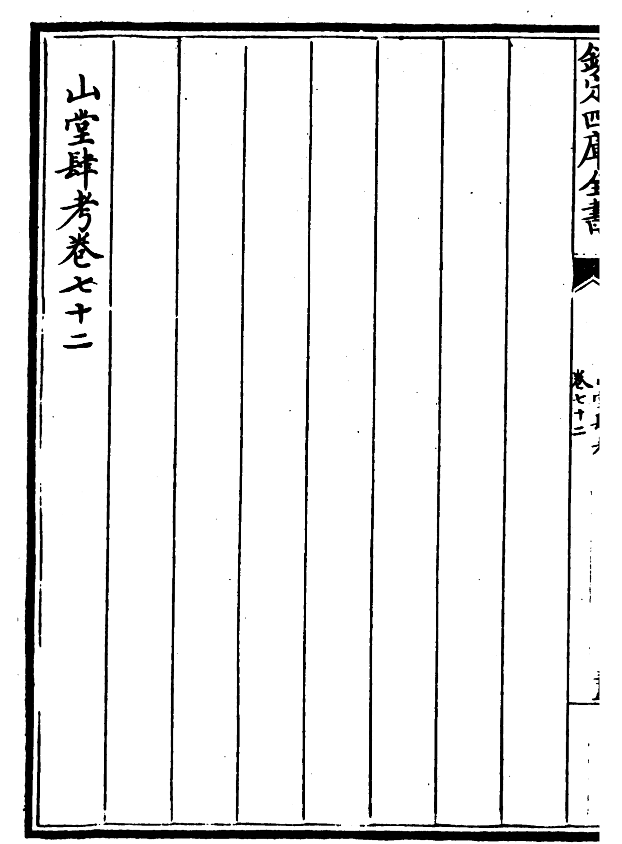
力拒暴軍

唐張光輔討越王軍士恃功多暴狄仁傑時為豫州刺史力拒之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邪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公董士三十萬以平賊縱使暴橫使無辜之人咸墜塗炭是一越王死百越王生也如得上方斬馬劍加君項雖死不恨光輔還奏仁傑不遜改授復州

禮接儒士



五代周荆罕儒為泰州刺史輕財好施禮接儒士世宗
幸州以為團練使及將代去軍吏耆艾詣闕請留



山堂肆考卷七十二